

高中中國文

上 第一冊



民國十八年出版  
高級中學學生用

# 高中中國文

第一冊 上

朱劍芒編 徐蔚南校 世界書局印行

# 高中國文編輯綱要

一 編者感於現代高中國文缺乏完善讀本，因共一般具有新思想而能用科學方法整理中國文學的學者，悉心討論而編成此高中國文讀本，全書三冊，專供高中各學年用。——各冊均分上下兩編。

一 本書最大主張；在排除一切無系統的國文指導，務使讀者能充實地了解文學的物質；并養成其對於任何一種名著，都能奮興其藝術上的欣賞。

一 本書認定『文章體式』、『文章和時代的關係』、『文章組成的原理』爲研究文學的三大重心，因即以『文體研究』、『文學史』和『文學概論』作爲編輯的目標而分納於各冊之中。茲將各冊編制上的大體，分述如下：

第一冊——文體研究的編制 所選作品，概從文體排列：一記實文，二敘事文，三說明文，四論辯文。於每種文體前，先將牠的定義、界限

、和組織上的要點，各加以簡單說明；並將所選的同一文體的作品，就內容上的區分而附列一表。庶使讀者每習一文，即能深知其體裁所屬；而更了解其具有何項功用。

第二冊——文學史的編制 分散文與律文（即普通所稱韻文。因嫌韻文與散文對舉，不甚適當；照歐洲文學上的分類，於純文學內常稱可吟的詩爲律文詩，可讀的詩爲散文詩，因亦襲用『律文』這個名稱。）爲上下兩編。所選作品，斷自漢代以迄清末，凡於時代或派別上足稱代表的作家，各選其一二作品。在每一時代或一派別前，概將當時的社會國家狀況，簡單說明；並將最著的作家彙列一表，庶使讀者每習一文，即了然於時代背景；并能辨認文學上的派別源流。

第三冊——文學概論的編制 所選作品，以理論的文章爲主體，以援作實例的文章爲附體。至理論的範圍：一文學通論，二詩論，三小說論

，四戲劇論，五批評論。於每種實例的文章前，概將牠的類別（如詩的抒情或敘事等），和所代表的主義（如小說的代表自然主義或代表浪漫主義等）簡單說明，以補理論文章中所未及。

一 本書各冊，在形體上雖似各具範圍，而內容方面却有彼此聯絡的作用。凡使用本書時，正不必將書中各篇認為固定的排列；儘可自由支配，以謀教學上的便利。最好在講讀第一冊時，即擇第二、第三兩冊中有相關的材料，作為教學時的輔助；讀第二冊時，即用第一第三兩冊為輔助；讀第三冊時，即用第一第二兩冊為輔助。能照此辦法，則每讀一冊，於其它兩冊的材料，亦常顧及，所謂研究文學的三大重心，不偏不倚，隨時使讀者有真切的認識，似較各學年劃分材料使不相聯屬者為尤善。

一 本書第一冊材料，在使與初中畢業程度銜接，故所選作品，仍以文辭淺顯、篇幅簡短者居其多數。

一 本書所選作品，間有一二篇已採入本局出版之初中國文內，然本書作  
用，在使讀者更作進一步的研究，故並不以重複爲嫌。

一 本書各篇注釋，第一冊較爲詳細，自第二冊起，減少普通的注釋，加  
以精密的攷證。

一 本書於每冊後所列作家小傳，不僅將作者生卒年代，生平事蹟，擇要  
摘錄；並將作者在文學上的地位，與前人的批評，亦附述一二；有時更附以  
編者的見解，俾讀者能多得不少的解悟。

一 本書各冊注釋，均分載於每篇各段正文之後，以謀檢閱時的便利。

一 本書另編參考書一種，供給多量數的參考材料，而爲教者教授時的  
助。

一 本書編例，在高中國文讀本中頗稱特創，其有未盡善處，深望 當代  
教育家和文學家隨時指教，不勝感禱。 一八，九，二七。編者

# 高中中國文 第一冊上編目錄

## 記實文

- 一 畫記 韓愈 (韓昌黎集).....二
- 二 題煙江疊嶂圖 蘇軾 (蘇東坡集).....五
- 三 篆勢 蔡邕 (蔡中郎集).....六
- 四 蘇州 芥川龍之介 夏丏尊譯 (芥川氏支那遊記).....九
- 五 戲臺 芥川龍之介 夏丏尊譯 (芥川氏支那遊記).....一四
- 六 西湖雜記 芥川龍之介 夏丏尊譯 (芥川氏支那遊記).....二一
- 七 記九溪十八澗 林紓 (畏廬文集).....三一
- 八 湖心泛月記 林紓 (畏廬文集).....三二
- 九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東方雜誌).....三四



一〇 江水酈道元 (水經注) ..... 四二

一一 與朱元思書 吳均 (吳叔庠集) ..... 四五

一二 永州八記 柳宗元 (柳柳州集) ..... 四六

### 敘事文

一三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歐陽文忠公集) ..... 五八

一四 李賀小傳 李商隱 (李義山集) ..... 六二

一五 柳如是 曾樸 (真美善雜誌) ..... 六五

一六 琵琶行 白居易 (白香山詩集) ..... 七一

一七 大鼓 劉鷗 (老殘遊記) ..... 七五

一八 湯琵琶傳 王猷定 (四照堂集) ..... 八五

一九 月夜 莫泊桑 周作人譯 (域外小說集) ..... 九一

二〇 照相 鈴木三重吉 周作人譯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 ..... 九八

一一一	清兵衛與壺盧	志賀直哉	周作人譯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	一〇〇
一一二	掛幅	夏目漱石	周作人譯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	一一〇
一一三	項羽本紀	司馬遷	(史記)		一一四
一一四	火燒赤壁	羅貫中	(三國演義)		一五二
	附本册上編作家小傳				一一八

# 記實文

記實文是將人和物的形狀、色彩、位置、組成要素等，依照作者目所見、耳所聞的情形寫述的文章。英語稱爲 *Description*，所謂寫生的文章，大概都屬於這種記實文的。

記實文所寫述的，以人和物的靜態爲主。其最要之點，在使所記的人或物，能將其天然的狀態，曲曲描出，務使讀者勃然心動，彷彿觀一幅圖畫，那些人和物的形態，都活躍在目前一般。

下面所選的記實文十二篇，就其內容而論，約可區分爲四：

## (一) 記藝術品的狀態

1. 畫記
2. 題煙江疊嶂圖
3. 篆勢

## (二) 記社會的狀態

1. 蘇州
2. 戲臺

(三) 記風物的狀態

1. 西湖雜記
2. 記九溪十八澗
3. 湖心泛月記
4.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四) 記山水的狀態

1. 江水
2. 與朱元思書
3. 永州八記

一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鞞<sub>二</sub>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

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sub>三</sub>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sub>三</sub>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罍、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

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一)即馬絡頭與馬韁。(二)陸，跳也。莊子：「翹足而陸。」——亦作陸。(三)訛通作吡，動也。詩：「或寢或訛。」

貞元甲戌年<sup>〔一〕</sup>，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sup>〔二〕</sup>，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sup>〔三〕</sup>，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得國本<sup>〔四〕</sup>，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

釋焉。

(一)貞元，唐德宗年號；甲戌爲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二)彈碁爲漢魏時所創之遊戲，至唐時之彈碁，已與漢魏時不同。柳宗元彈碁序云：『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三)本春秋時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孟縣。(四)謂國手所圖之本。

## 二 題煙江疊嶂圖

蘇軾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現，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

使君何從得此本<sup>〔二〕</sup>？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

## 二頃田。

(一)圖爲王定國所藏。原文自注，係王晉卿畫。

君不見武昌樊口〔二〕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三〕。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三〕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

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一)武昌，卽今湖北武昌縣。樊口，在武昌西樊山下。(二)軾於神宗朝與王安石議論不合

，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至哲宗時始召還。(三)晉陶潛桃花源記，敘武陵漁父入桃花林

，遇秦時避亂者，後再往，迷不復得，世因目爲仙境。

## 三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頡<sup>〔二〕</sup>循；聖作則，製斯文。體有六<sup>〔三〕</sup>，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

（一）卽黃帝時史官倉頡，爲上古始造文字者。——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知文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二）漢書：『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按秦時，李斯定書體爲八種：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王莽時，始變秦之八體爲六體。

或龜文斜列<sup>〔二〕</sup>，櫛比龍鱗<sup>〔三〕</sup>，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若黍稷之垂穎<sup>〔三〕</sup>；蘊若蟲蛇之棼縕<sup>〔四〕</sup>。揚波振蕩，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sup>〔五〕</sup>。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絡

驛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搃不可勝原。

(一)宋均注孝經援神契：「倉頡視龜而作書。」又字源載：「帝堯因靈龜負圖而作龜書。」

(二)字源載：「少昊金天氏以鳥紀官，作龍鳳書。」(三)字源載：「神農因上黨生嘉禾八穗，

作穗書。」(四)說文：「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旛信，秋胡妻作。」(五)文字志：「垂露書

，漢祕書郎曹喜所作，以書章奏。」

研桑<sup>二</sup>不能數其詰屈；離婁<sup>三</sup>不能覩其隙間。般倕<sup>三</sup>揖讓而辭巧；籀誦<sup>四</sup>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體而論旃。

(一)春秋時越人計然，名研，爲范蠡師。漢桑弘羊，嘗作平準書，以心計，不用籌算。班固

答賓戲：「研桑心計以無垠。」(二)一作離朱，古之明目者。慎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

步之外。」(三)指春秋時魯人公輸班，帝舜時工倕，俱爲古巧匠。(四)指周宣王時太史官籀，

黃帝時右史沮誦。

#### 四 蘇州

日本

芥川龍之介著

夏丐尊譯

原文載支那遊記

……看了北寺的塔，往遊玄妙觀。觀前空場中攤肆的多，不亞於上海城隍廟。餛飩、饅頭、甘蔗、地栗——在這許多食物攤外，還有玩具攤，雜貨攤等。遊人不用說也很多。所與上海不同者，在這樣的熙來攘往的人羣中，差不多見不到有着洋服的。不但此也，也許是地方太空曠的緣故罷，似乎總不像上海的來得熱鬧。漂亮的襪子無論怎樣地攤着，有葱韭氣的熱汽無論怎樣地騰着，——不，即使有許多青年女子把髮梳得光光地，著了桃色或紫色的衣服，故意把屁股搖動了走着，也總覺得有些鄙俗與寂寞。從前，配爾洛蒂（Pierre Rofé）法國的文學者，曾居留日本多年——譯者注）遊淺草觀

音殿時，必定也會感到過同樣的心情的罷？我想。

(一)寺在蘇州城內，近北門——齊門——處，寺後有塔，凡八級，即名北寺塔。(1)觀在

蘇州城中，占地甚廣，相傳即吳宮舊址。(二)按洛蒂之真姓名爲裘連·委特 (Julien Viaud)，

少年時在海軍任事，故嘗徧歷波斯、埃及、中國、日本以及寒帶各地，所著小說等，英譯本甚多

。(1850—1923)

從羣集中走去，當面有一個大大的廟。廟雖大，可是柱上的紅漆已經剝蝕，白壁也已滿了塵污；并且香客不多見，更使人覺到荒廢之感。廟內一邊滿掛着粗惡的畫軸，有石印的，有木版的，也有筆繪的，滿眼但見惡劣的色彩。這書畫並不是供物，都是新的賣品。賣畫的呢，坐在昏黑的壁角裏，是一個矮小的老頭。除了這些畫幅之外，香花不必說，佛像也沒有見。

從廟後穿出，在一大堆的人羣裏，有兩個赤了膊的人用了雙刀和槍在比

試。大概鋒是沒有的罷，那有紅流蘇的槍和曲了上端略作鈎形的刀，閃閃地反射着日光，迸出火花的光景，頗有可觀。當那有辮子的大漢被對手打落了槍的時候，間不容髮地躲避着刀鋒，把對用手用腳蹴去，對手就握着雙刀向後一個筋斗。四圍的觀衆發出一陣哄笑來。像病大蟲薛永、打虎將李忠二類的豪傑，也許有在這裏面罷。我從廟的階石上眺望他們的跌撲，心裏充滿了水滸傳的氣分。

(一) 施耐庵所著水滸傳中人名。——李忠、薛永，在未上梁山前，均以耍拳賣藝爲生。

到孔廟已傍晚。跨了疲驢，向那砌石縫中生草的路行去，從路邊的叢中望見灰白色的瑞光塔二，塔的各層間的蔓蕪也望得分明，上面有許多鵲在點點地來去飛巡。我在這一瞬間，感到一種又哀又喜的情懷，如果形容了說，竟要想說是蒼茫萬古之意的了。

(一)在蘇州城內，近南門——盤門——處。

這蒼茫萬古之意，幸而一直能夠持續。把驢繫在門外，向路也看不清楚的草中進去，在昏暗的柏或杉中，漾着一個滿浮着南京藻的池。一個戴紅邊帽子的兵士却在池邊一面分梳着蘆葦，一面提了小網捉着魚。廟是同治七年重建，據說爲宋名臣范仲淹所創立，是江南第一個文廟。想到這上，此廟的荒廢，不就是中國的荒廢嗎？可是，至少在遠來的我，却正唯其有這荒廢，才生起懷古的情來。究竟歎息好呢？還是喜悅好？——我當懷了這矛盾，渡過有蘚苔的石橋時，口裏不覺微吟起這樣的詩句：『休言竟是人家國，我亦書生好感時。』——但這詩的作者不是我，是現居北京的今關天彭氏。

(一)民國紀元前四四年——公元一八六八年。(二)字希文，宋吳縣人。仁宗朝，嘗拜樞密

副使，進參知政事。

通過了黑色的禮門，在石獅間徘徊，見旁邊還有小小的便門。爲要請求開這便門，不能不給藍服婦人以兩角的小銀元。貧困的婦人攜了一個麻面的十歲左右的女孩一同來作嚮導，這光景真有些悲哀。我們跟在她們的後面，踏着石道。石道盡處，大概叫做戟門罷，聳立一大大的門。有名的天文圖和中國全圖的石刻，就在這裏，可是在暮色昏黃中，碑面也不十分能看得明白。門的裏面排着鐘與鼓。甚矣，禮樂之衰也！——這在以後想來，自是滑稽，却是我在初見到那滿了塵埃的古風的樂器時，不知爲了甚麼，確真抱了這感慨的。

戟門的石級，不用說也是莽莽地長着草的。石級的兩旁，列着廊也似的屋宇，據說就是以前的試場。面前有許多株的大銀杏。我們隨了那管門的母女登上石級盡處的大成殿。大成殿是廟的正殿，所以規模很是宏大，石柱的

龍，黃色的壁，似乎是御筆的正面的匾額——我把殿外看過，再去窺視昏暗的內部，忽從那高高的屋頂裏，聽到颯颯的聲音，好像在下雨，同時有一種奇異的臭氣衝到鼻間來。

『甚麼，甚麼？』我趕快退却了回頭向島津君問。

『蝙蝠囉。在這屋頂裏作着巢——』島津君微笑了說。

仔細一看，果然磨磚地上滿落着黑糞。既聽了那羽音，又見到這許多的糞，竟不知究有多少的蝙蝠在這梁間昏暗中飛翔？只一想到，也已足令人不快。於是我就從懷古的詩境中被拉落到哥耶（Coya）的畫境裏去。到了這裏，早已說不到蒼茫萬古，宛然是怪談的世界了。

## 五 戲臺

日本

芥川龍之介著

夏丏尊譯



在上海看戲的機會，只有二三次。……我所去過的劇場，一個是天蟾舞臺。那是白色油漆的三層樓建築，二樓與三樓，都是半圓形，周圍用着黃銅欄杆，這大概是模仿時髦的西洋式的。從屋頂的天花板上煌煌地垂下三盞大電燈，下面滿排着籐椅坐位。其實，只要在中國，籐椅子也不能不當心的，有一次，我和村田君坐在這籐椅子上，就被一向聞名過的臭蟲在手上頸上咬了好幾處。不過，若就劇場的佈置而論，大體上可以說是清爽，不致見了不快的了。

舞臺的兩旁，規規矩矩地各掛着一個大時鐘（其實一個是停着的）鐘下排着濃重色彩的香煙廣告。臺上楣間，在堆灰的薔薇與亞坎塞斯〔1〕(acanthus)的圖案中，有四個大字，叫做『天聲人語』。舞臺或許比我國的有樂座的稍寬，也已用着西洋式的脚燈 (foot-light) 的裝置。幕是——咿呀，這幕並不是作一場一場的區別用的。全是爲了更換背景，有時作了背景自體，還有把甚

麼『蘇州銀行』呀『三砲台香煙』等廣告幕來拉閉的事。——似乎從中央分向左右拉的。這幕不扯開時，後面就預備着背景。背景總算用着油畫風的屋外屋內的景色，有新式的，也有舊式的。因為每種不過二三種，所以無論姜維走馬，或是武松殺人，背景總是一樣。舞臺的左邊，列着攜胡琴、月琴、銅鑼等中國樂師，其中常有幾個是戴着打鳥帽的。

(一)即爵牀屬植物，如鈴蟲草、九頭獅子草等。

劇場坐位的等次，不論坐一等或是二等，只要自由進去就好。因為在中國的慣例，是先坐下了才付錢的，這似乎比較輕便。席既坐定，就有人來送熱手巾、戲單、茶來。此外如有送西瓜子或水菓來，只要說『不要，不要』就好。熱手巾，自從看到鄰座風貌堂堂的中國人把牠大揩特揩地揩了面孔又哼出鼻涕來以後，也就暫時改爲『不要』了。

中國戲劇的第一種特色，是樂器的嘈雜在想像以上。即如武劇——有戰爭的戲劇，那是：幾個壯漢，好像真正戰鬪着的樣子，把眼釘視着舞臺的一角，一面背後拚命地敲着銅鑼。到底不是『天聲人語』。我在起初未曾聽慣，除了用兩手把耳掩住，總是坐不牢的。……可是有一點，在中國的劇場中，客席中無論談笑，無論小兒號叫，也不覺得特別的不快。這是確很便利的地方。或者正是要使觀客雖不靜，於聽戲上也無障害，所以用這樣的鑼鼓的，也未可知。我在每一幕中，曾麻煩地向村田君問劇的梗概，戲子的姓名和唱句的意思等等，而坐在左右前後的君子們，並不曾一露厭憎的顏色哩。

中國戲劇的第二種特色，是極端地不用器具。雖有背景，但不過是新近的發明。中國戲劇原有的器具，唯有桌子與椅子而已。山嶽、海洋、宮殿、道路——無論表示如何的光景，除把這些配置外，永不見過有過一株直立的樹木。只要戲子用力裝那除去門門的手勢，觀客就不得不作空間有門的想像

。戲子意氣揚揚地把那有流蘇的鞭子一振，就要想像到戲子跨下嘶着桀驁的紫騮。日本人因為在自國見慣了所謂『能』（日本的古劇之一種——譯者注）的東西，所以容易能夠得這理解。只要把桌椅積疊了，說這是山，也會毫不抗拒地承認。只要戲子把片足一提，說是在跨門檻，也會作依樣的想像。不但這樣，並且有時於這離了寫實主義的約束之世界中，反會感到意外的美感。說到這裏，我就記起小翠花的梅龍鎮來。他扮了旅店之女，每逢跨門檻時，必在那褐色褲下勾起那小腳來，把鞋底給人看。像那小鞋底這類的東西，如果無架空的門檻，恐怕不會令人見了起那樣可憐的心情罷。這不用器具的一層，因了上面的理由，毫不足使我受困。我所不快者，倒在甚麼盤呀碗呀燭盤等類的普通小器具的胡亂使用。方才所說過梅龍鎮就是一例。據戲考：這戲的內容，並非當世的偶發事項，乃是明武宗微行，至梅龍鎮見旅店女鳳姐而悅之的故事。可是扮鳳姐的所攜的盤，却描着薔薇而且有漂亮的金邊

。這類的品物，應陳列於近來的百貨店的東西。

中國戲劇的第三種特色，是打臉花樣的繁多。據迂聽花翁說，曹操一人的臉，可有六十幾種的打法。……臉的打得已甚的，有赤，有藍，有赭，都把皮膚完全遮蔽着。一見全看不出這是化裝。我在關於武松的劇中，當那蔣門神偷偷地出來的時候<sup>〔二〕</sup>，雖聽了村田君的說明，總以為只是假面。如果見了那種花臉，而能看出他不是帶假面的，那末這人必已有幾分是千里眼了。

（一）武松醉打蔣門神，在京戲十字坡一劇中。

中國戲劇的第四種特色，是顛撲的猛烈。特別地是扮下手的戲子的活動，與其說是戲子，不如稱為賣武藝的。他們有時從舞臺的一隅，翻筋斗到對隅，或從中央疊積着的桌子上倒跌下來。大概是半裸了體着紅褲的，所以看去尤像戲法師或走索者的夥伴了。

以上是舊劇的特色。至於新劇，既不打臉，也不翻筋斗了。那末真是徹底地新了嗎？也不。如亦舞臺所演的賣身投靠，也要觀客見了那不點火的蠟燭，作點着火的想像——老實說，舊劇的象徵主義，依然在舞臺殘存着。在上海以外，也曾觀過兩三次的新劇，總覺得對於舊劇，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至少像雨、雷電、昏夜等的光景，都要完全依賴觀客自己的想像的。

最後關於戲子的事，所要想記的，是在臺房裏的綠牡丹。我的去訪他，是在亦舞臺的臺房。與其說是臺房，不如說就是舞臺的背後，或者較為適切。就在舞臺背後，牆壁碎破，且有大蒜臭氣，那真是慘淡的處所。據村田君說，梅蘭芳初到日本，最驚異的就是臺房的華麗。如果和這臺房相比，那末，帝國劇場的臺房，真可算得了不得地華麗了。并且，中國的舞臺背後，還有許多齷齪的戲子們打了臉彷徨行動，這在電光和紛紛飛着的灰塵中看去，真是一幅百鬼夜行的圖畫。在這些羣鬼的行動的通路旁，亂放着箱子等類的

東西，綠牡丹坐在箱子上，假髻是脫了的，扮着蘇三正在吃茶，舞臺上看去原是瘦面，接近了看時，却並不纖瘦，倒是一個肉感很盛的完全發育了的青年。身材比了我，也確要高些。和我同往的村田君，把我介紹了以後，就和那伶俐的旦角互敍闊別的交誼。據說，村田君是從綠牡丹尙爲徒弟的時候，就是熱心捧場的一人，幾乎非他不能過日了的。我對他表示了『玉堂春很好』的意思，他也竟用了『阿里額托』的日本語來答我。既而——既而他作甚麼呢？我爲了他自己，爲了村田君，都不願把這樣的事向人公開，可是，如果不把他記載，那末我的介紹，就要失真，這是對於讀者很抱歉的。所以只好用了直筆說——他就橫過頭去，翻了那紅底平金的繡衣的袖子，把鼻涕哼了掠在地板上。

(一) 玉堂春劇中的主角。(二) 卽華語『謝謝』。

## 六 西湖雜記

日本

芥川龍之介著

夏丐尊譯

原文載支那遊記

畫舫穿過錦帶橋<sup>(二)</sup>，向右就是孤山<sup>(三)</sup>，據說十景<sup>(四)</sup>之一的平湖秋月，就在這一帶。可是時間在晚春的午前，有甚麼法兒呢。孤山下有不知何處富家的大廈，大而且俗惡的門牆連續蜿蜒着。過了這裏，却是幽雅的三層樓建築，臨水的門既好，左右的石獅也好看。據說是乾隆帝的行宮舊址，有名的文瀾閣就在這裏面。閣中說是藏有四庫全書一部，并且庭園尤美，因登岸想去一觀，終於因爲是凡人故概被拒絕。不得已隨堤行至廣化寺<sup>(四)</sup>，又到俞樓。

(一)橋在西湖外湖白堤。(二)山以孤峙湖中得名。(三)西湖十景，係宋人所定，其名稱

爲「蘇堤春曉」，「雙峯插雲」，「柳浪聞鶯」，「花港觀魚」，「曲院風荷」，「平湖秋月」，「南屏晚鐘」，「三潭印月」，「雷峯夕照」，「斷橋殘雪」。(四)舊名孤山寺。

俞樓是俞曲園<sup>(二)</sup>的別莊。規模雖小，却不討厭。有伴坡亭，說是因了東



坡的故址建造的。亭後叢篁中，漾着一多水藻的古池，頗足引起閑寂之趣。從池側上登到所謂曲曲廊的盡處，有一嵌在壁中的石刻，說是彭玉麟爲曲園作的梅花圖。室中正面懸着長髯的曲園肖像，我一壁嚼着住役送來的茶，一壁熟視曲園的相貌。據章炳麟的俞先生傳說『性雅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着食』或者有些相像，『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這樣說來，那末也難免有點俗氣。或者曲園叨了這俗氣的福，才會有造這樣別莊給他住的弟子輩，也未可知。試看，一點俗氣不帶的玲瓏如玉的我們，不但沒有別莊，并且靠了賣文活着哩。——我把有玫瑰花的茶碗擺在面前，茫然地用手托着腮，不覺對於蔭甫先生加以輕蔑起來。

(一)名懋，字蔭甫，清德清人，道光時進士，爲清季著稱之文學家。(二)字雪琴，清衡陽人。嘗從曾國藩，統率水師，攻破太平軍。官兵部尙書，諡剛直。彭好吟咏，尤善畫梅。(三)

章氏爲俞曲園弟子。

次遊蘇小小墓，蘇小小爲錢塘名妓，墓向有名。可是現在看來，這唐代美人<sup>〔二〕</sup>之墓，只是個上加亭子用油漆塗粉的土饅頭。不是詩的，也不是甚麼。并且，因爲西泠橋<sup>〔三〕</sup>正在修築，墓旁荒亂得愈形寂寞。少時愛讀的孫子瀟<sup>〔三〕</sup>的詩裏有『段家橋<sup>〔四〕</sup>外易斜曛，芳草淒迷綠似裙。弔罷岳王來弔汝，勝他多少達官墳。』這樣的一首，現在無論何處，找不到似裙的草色。只是翻掘過的土壤上照着痛眼的白日。加以，西泠橋畔還有幾個中學生在唱着甚麼排日的歌。我匆匆地和村田君一觀了秋瑾女史<sup>〔五〕</sup>的墓，就回下畫舫去。

(一)考宋郭茂倩樂府解題，蘇小小爲南齊時人。(二)一名西陵橋，在白堤西北盡處。(

三)名原湘，號心青，清昭文人。嘉慶時進士。工詩文，有天真閣集，(四)按斷橋，古亦稱段

家橋。(五)字璿卿，一字競雄，自稱鑑湖女俠，清季紹興人。嘗從事革命，後以徐錫麟案株連

被殺，墓在西泠橋北湖濱。

『岳廟』是好的，很富於古色呢。』

村田君用了昔遊的記憶，似乎在安慰我。實在，我對於西湖，已不覺抱了反感了。以爲：西湖並沒有如所想像的美，至少現在的西湖，並不是『未能拋去』的東西。水既淺，並且西湖的自然，也和嘉慶、道光時的諸詩人一樣太富於纖細之感。在大自然中厭倦了的中國的文人墨客，或者歡喜這裏也未可知，我們日本人是向在纖細的自然中慣了的，所以一時雖覺是美，不久就厭憎了。如果只是如上所說，西湖還不失爲怯於春寒的中國美人，無如這中國美人已因了湖畔隨處惡俗絕頂的赤灰二色的磚砌建築，受了垂死的病根了。不，豈但西湖，這二色的磚砌建築，竟像大大的臭蟲一樣蔓延於江南一帶的一切古蹟名勝，把風景如數破壞着。我方才在秋瑾女史墓前見到那磚砌的門時，不特爲西湖不平，並且爲女史的靈魂不平。把這當作和『秋雨秋

風愁殺人』的詩共殉革命的鑑湖秋女俠的墓門，總覺得有些對她不起。這樣的西湖的俗化，似將無所底止，再過十年，也許要變成這樣光景——湖畔並時的洋房中，每軒有 Yankee (美國人) 醉哮着，每軒門前有 Yankee 在露天小便。(在新新旅館中曾見有這樣的 Yankee) 從前讀蘇峰先生的支那漫游記時，記得曾有我如果得以杭州領事了此餘生，實爲大幸的話。可是，在我，不但領事，就是被任命爲浙江督軍，與其守此泥池，寧願住在日本的東京的。

(一)建岳湖——在西湖裏湖金沙堤北——邊，即智果院舊址，祀宋岳鄂王飛。廟西，即飛墳墓。(二)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三)秋瑾被殺時所吟句。

在我攻擊西湖的當兒，畫舫已過跨虹橋，向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風荷進行。這裏不見有磚砌建築，圍繞白壁的楊柳叢中還有開剩的桃花

。左邊堤上木蔭間苔蘚斑爛的玉帶橋，隱隱地映在水下。頗似南田畫境。我於船駛近時，就把我的西湖論加以增補，冀防村田君的誤解：

『雖說西湖可厭，也不是全部可厭啊。』

(一)蘇堤六橋之第一橋。(二)舊名麴苑，在九里松旁。(三)橋在金沙堤。(四)清初畫家惲壽田，號南田。初作山水，秀潤天成；後見王翬畫，乃讓之獨步，改畫花卉，爲沒骨花一派之初創者。

畫舫過了曲院風荷，就在岳王廟前停止。我們上了船往拜在西湖佳話中所素悉的岳將軍之靈。那裏知道，廟已十分之八重建，油漆輝煌，全體在泥土和沙石堆裏曝露着修改中的醜象。不用說，曾使村田君快意的古趣，無一存在的了。村田君才取出了照相機，就驚訝地止了步：

『不好了。到了這地步，已是不成樣了。——還是到墳墓那裏去罷。』

墓也和蘇小小的一樣，是油漆過的土饅頭。不過究竟因為是名將，比蘇家麗人的要大得多。墓前立着苔痕斑斕的墓碑，大書宋鄂王之墓。墓後竹木荒蔓，這在不是岳飛子孫的我們，只覺得詩趣，並不感到悲意。我徘徊墓旁，不覺滿了懷古之情。

墓前鐵柵中，有秦檜、張俊〔二〕等的鐵像。像的樣子似乎是面縛着的。據說遊人因憎彼等姦惡，多把小便澆撒其上而去。現在幸而各像不會潮溼，只有像旁土上停着許多青蠅，給遠來的我們以不潔的暗示而已。

（一）按岳飛墓前，有鐵鑄反接跪地像四，爲秦檜、檜妻王氏、張俊、万俟卨，均係誣殺岳飛之主動者。

古來惡人雖多，可惡如秦檜的不多。上海街上所賣的像棒似的油炸麪條，名曰『油炸鬼』。據宗方山太郎氏說，這本名『油炸檜』，意思是把秦檜

來油炸。原來，民衆這東西，只能理解單純的事情。就是在中國，甚麼關羽，甚麼岳飛，凡是衆望集注的英雄，都是單純的人物。即或不是單純的人物，定是容易單純化的人物。如果不具有這特色，那末就是不世出的英雄，也不能聚集衆望於一身。譬如井伊直弼的銅像要死後數十年才成，而乃木大將的變爲神，却不須一星期之類，都是爲此。所以，做仇敵時，如做這樣英雄的仇敵，也就最足受人厭憎。秦檜不知犯了何種因果，巧巧落在這陷阱裏。結果，你看，到了民國十年還受着殘酷的報償。我在新年改造雜誌上作了一篇將軍的小說。幸而生在日本，不被油炸，不用說，也沒曾被小便澆淋，只於若干部分被抹去以外，雜誌記者受了當局的二次煩言而已。

(一)字雲長，三國時蜀漢將。在民國前，關、岳常合祀，頗受一般人崇拜。

在梅的綠葉中看了放鶴亭〔二〕，再上了築在旁邊的林逋的巢居閣〔三〕，又走

到後面去看照例大大的土饅頭『宋林處士墓』。林逋自是高人，但想必不至像日本小說家的貧乏。據林逋七世孫洪所著的山家清事；洪的隱遁生活是『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備酒穀列農具，一安僕役；庖廚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如果和靖<sup>三</sup>先生也曾如此，那末較之住五十元月租的房屋，不能不說是豐裕得多了。倘若有人替我在箱根<sup>四</sup>近旁建造正屋一間，貯藏室一間，——書齋，寢室，女僕室等應有盡有，再許僱用書生一人，女僕一人，男僕二人，那末林處士的榜樣，也不難學。叫鶴在水邊梅林作舞，只要鶴答應，也沒有甚麼不可。并且我即使如此，那『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沒有用處，完全給了你，請你隨便甚麼都可以！——當我游畢了放鶴亭下船去時，就發表了這議論。

(一)在孤山後，即宋處士林逋故廬，明錢塘令王鈺建。(二)在放鶴亭左，爲林逋所構。

(三)林逋諡。(四)日本地名，在東海道橫濱西。



## 七 記九溪十八澗 林紓

過龍井山〔二〕數里，溪色澄然迎面，九溪〔三〕之支流也。溪發源於楊梅塢。余之溯溪，則自龍井始。溪流經萬山中，山不陷而塹，踵趾錯互，蒼碧莫辨途逕。沿溪取道，東瞥西匿，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皆號曰澗。澗以十八〔三〕，數倍於九也。

（一）在浙江杭縣西湖西南。龍井附近，以產茶著稱。（二）在西湖西南。九溪發源處爲楊梅嶺下楊梅，合青灣、宏法、豬頭、方家、佛石、雲栖、百丈、唐家、小康九澗之水，經徐村出浙江。（三）十八澗源出龍井，其穿繞林麓，併括細流，不知凡幾，略舉之有十八，故名。

余遇澗卽止。過澗之水，必有大石互其流，水石衝激，蒲藻交舞。溪身廣四五尺，淺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雖渟蓄，猶見沙石。其山多茶

樹，多楓葉，多松。過小石橋，向理安寺路，石尤詭異。春籟始解，攢動巖頂，如老人晞髮。怪石摺疊，隱起山腹，若櫛，若几，若函書狀，即林表望之，滃然帶雲氣。杜鵑作花，點綴山路，巖日翳吐。出山已亭午矣。

(一)在西湖西南理安山麓。即古涌泉院，又名法雨寺，吳越時始建。

## 八 湖心泛月記

林紓

杭人佞佛，以六月十九日爲佛誕。先一日，闔城士女皆夜出，進香於三竺諸寺，有司不能禁，留湧金門待之。

(一)俗稱六月十九爲觀音大士得道日。(二)三竺，在西湖北山路。即上天竺寺——又名法

鏡寺，坐靈鷲山麓；中天竺寺——又名法真寺，坐稽留峯；上天竺寺——又名法喜寺，在天竺山

乳竇峯北。(三)舊杭州城西門。

余食既，同陳氏二生、霞軒、詒孫，亦出城蕩舟爲湖遊。霞軒能洞簫，遂以簫從。月上吳山〔二〕，霧靄溟濛，截然劃湖之半。幽火明滅相間，約丈許者六七處，畫船也。洞簫於中流發聲，聲微細，受風若咽，而悽悄哀怨，湖山觸之，髣髴若中秋氣。霧消月中，湖水純碧，舟沿白隄〔三〕止焉。

（一）在杭州城內。春秋時爲吳國南界，故名。（二）隄介於外湖之前湖、後湖間。相傳爲唐白居易官杭州時築，故名。

余登錦帶橋，霞軒乃吹簫背月而行，入柳陰中，隄柳蒼鬱爲黑影，柳斷處，迺見月。霞軒著白袷衫立月中，涼蟬觸簫，驚而羣噪。夜景澄澈。畫船經隄下者，咸止而聽；有歌而和者，詒孫顧余：『此赤壁〔二〕之續也！』

（一）蘇軾前赤壁賦，有『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等句。

余讀東坡夜泛西湖五絕句，景物淒黯。憶南宋以前，湖面尙蕭寥，恨赤壁之簫，弗集於此；然則今夜之遊，余固未襲東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蹤迹，往往而類，安知百餘年後，不有襲我者，寧能責我之襲東坡也！

天明入城，二生趣余急爲之記。

## 九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二〕；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二）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南京城，又西北流入大江。以秦時所鑿，故名。

秦淮河的船，比北京萬牲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艙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闌干，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闌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箇，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箇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鈎人的東西

。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輻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一) 萬牲園在北平西直門外二里許，即舊時農事試驗場，現改爲天然博物院，俗呼三貝子花園。頤和園在北平西北萬壽山麓昆明湖畔，清光緒時就清漪園舊址改築，係孝欽太后避暑所在。

(二) 湖在揚州城天寧門外，與小金山相近。(三) 清孔尚任所編傳奇名，演侯方域與名妓李香君

事。(四) 清余懷撰，記明季秦淮勝蹟以及妓院舊聞，共三卷。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裊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

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箇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煙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卻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聲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蔚藍的天，頗像荒江夜渡光景；那邊呢，鬱叢



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卻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緲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轉了——習習的清風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

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幕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擡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爲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鬧熱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爲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悽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爲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

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們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爲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即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眵垢，也是枉然。這真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瞞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卻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

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一〇 江水 鄺道元

江水又東，逕巫峽<sup>〔一〕</sup>，杜宇<sup>〔二〕</sup>所鑿以通江水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一）在今湖北巴東縣西，與四川巫山縣接界，因巫山得名。（二）秦時蜀帝名。據晉常璩華

陽國志云：『魚鳧王後有王曰「杜宇」，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會有水災，禪位其相開明，升西山隱焉。』——開明又名鼈靈，嘗開峽治水，使人得陸居。

自三峽<sup>〔一〕</sup>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一）即瞿塘峽，巫峽，西陵峽。

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sup>〔一〕</sup>，暮到江陵<sup>〔二〕</sup>，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似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

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一)即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縣東。(二)即今湖北江陵縣。(三)後漢時劉璋所置郡名，

即今四川雲陽、奉節等縣。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sup>二</sup>下，有灘名曰黃牛灘。江水又東，逕西陵峽<sup>三</sup>。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嶂

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

(一)在今湖北宜昌縣西，重岩疊起，最高處如人負刀牽牛狀，人黑牛黃，因名黃牛山。

(二)又名夷陵峽，在今湖北宜昌縣西北。

## 一一 與朱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

(一)即今浙江富陽縣，晉時所置。(二)即今浙江桐廬縣，三國時吳所置。故城在今縣治西

，係唐時所移置。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一一一 永州八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sup>二</sup>，居是州，恆惴慄。其隳<sup>三</sup>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藉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sup>三</sup>之怪特。

(一)作者因被貶爲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卽其舊治——刺史，故自稱已受僇辱之人。



(二)同「隙」。 (三)在今零陵縣西，自朝陽巖至黃茅嶺北，長數里。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二〕，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三〕，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一)亭在城內東山法華寺中

宋後，改稱萬壽寺。

(二)亦稱冉溪，在今零陵縣西南。

是歲元和二年也。

(一)唐憲宗年號——公元八〇九年。

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

鉗鉞潭<sup>二</sup>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一)潭形似鉗鉞——俗稱熨斗——故名。

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

，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sup>〔二〕</sup>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一）永州爲苗夷雜居之地。

### 右鈞鋤潭記二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鋤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sup>〔三〕</sup>。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

（一）堰石障水，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爲漁者所設捕魚之處。

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sup>二</sup>，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一) 豐即漢之新豐，地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鎬即西周時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鄠即

今陝西鄠縣；杜即漢杜陵——宣帝葬所——在今陝西咸甯縣東南。

右鈞鐻潭西小邱記三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二」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一)固滯貌。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

壹。

右小邱西小石潭記四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澗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sup>〔一〕</sup>東南，水行至蕪江<sup>〔二〕</sup>，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

（一）在今零陵縣西瀟江濱，巖有洞，名「流香」。（二）今零陵縣東有蕪江橋。

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sup>〔一〕</sup>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柃、石楠、榿、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

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翳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一)今名百家渡，在零縣陵南。

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 右袁家渴記五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

視之若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至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 右石渠記六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互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 右石澗記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

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右小石城山記八

## 敘事文

敘事文係寫某種事件的過程的文章，英語稱爲 *Narration*。他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把某種事件由於人類何項動作而發生，充實地寫將出來，與記實文之專寫靜態，恰立於相對待的地位。如寫旅行、遊歷、戀愛、戰爭等，凡成爲歷史、小說等之骨骼者，均屬於此種敘事文。

敘事文中的着眼要點，就是在闡明接續的關係和因果的關係。因之，上乘的小說，亦大都以精妙的記實文繫於敘事文而成的。

下面所選的敘事文十二篇，更可把牠區分爲五類：

### (一)敘一生的事

1. 六一居士傳
2. 李賀小傳
3. 柳如是

(二) 敍一時間的事

- 1. 琵琶行
- 2. 大鼓

敍一人的事

(三) 專敍一事

- 1. 湯琵琶傳
- 2. 月夜
- 3. 照相
- 4. 清兵衛與壺盧
- 5. 掛幅

- (四) 以一人為主體的事——項羽本紀
- (五) 以一事為主體的事——火燒赤壁

敍多數人的事

一三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sup>二</sup>，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於潁水<sup>三</sup>之  
 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一) 修於仁宗朝因越職言事，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知州，地當滁水之陽，四面皆山

，故稱滌山。(二)源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潁谷，東南流入安徽，經太和、阜陽、潁上，至西正陽關，入於淮。

客問曰：『六一何語也？』

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

客曰：『其樂如何？』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行<sup>〔一〕</sup>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sup>〔二〕</sup>於洞庭<sup>〔三〕</sup>之野，閱大戰於涿鹿<sup>〔四〕</sup>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

（一）亦稱五行山，連亙河南、山西、河北間，山以百數，隨地異名。今山西晉城縣南之太行山，乃其主峯。（二）秦穆公夢至帝所，與百神遊，鈞天廣樂，九萬奏舞，其聲動心。見史記。

（三）指湖南洞庭湖。（四）山名，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卽黃帝大戰蚩尤處。

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

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

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

『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嘆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常用於時矣，而迄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熙寧三年<sup>〔一〕</sup>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一〕熙寧，爲宋神宗年號。——即公元一〇七〇年。

## 一四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sup>〔一〕</sup>爲李長吉集<sup>〔二〕</sup>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

（一）字牧之，唐萬年——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唐時與長安同爲京兆郡治——人，武宗時嘗官中書舍人。工詩，人稱小杜，以別於杜甫，著有樊川集。（二）長吉爲李賀字，按賀，係唐之宗室。因嘗居福昌縣之昌谷，故所著詩亦稱昌谷集。

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sup>〔三〕</sup>。所與遊者，王參元<sup>〔四〕</sup>、楊敬之<sup>〔五〕</sup>、權璩<sup>〔六〕</sup>、崔植<sup>〔七〕</sup>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蹇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



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sup>〔六〕</sup>，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

(一)賀七歲，卽能詩，韓愈、皇甫湜過其家，賀立賦高軒過一首，爲二人所驚服，自是遂有名於世。(二)字號等未詳。——按柳宗元嘗有賀王參元失火書。(三)字茂孝，弘農人，元和進士，官至工部尙書。(四)字大奎，丹徒人，元和進士，嘗官中書舍人。(五)字公修，長安人，長慶初累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卽今河南洛陽縣。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sup>〔三〕</sup>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孺<sup>〔三〕</sup>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

(一)元中記載：「玉門西南有一國，其山中產石礎數十枚，名霹靂礎。」(二)嬰通孀，楚

人呼母爲「阿孀」。

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sup>〔二〕</sup>，位不過奉禮太常，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一)攷各家記載，皆謂長吉卒年二十七。——公元七九〇年至八一六年。

# 一五 柳如是 曾樸

柳如是原是吳江人<sup>〔一〕</sup>，本姓楊，名愛，在盛澤鎮<sup>〔二〕</sup>名妓徐佛家做箇養女。復社首領張溥<sup>〔三〕</sup>，過吳江訪徐佛，到歸家院。那天，佛不在，愛出迎。溥一見傾心，把伊帶到垂虹亭<sup>〔四〕</sup>，流連了數日。伊從此專心詞章之學，所作篇什，一時傳誦，聲名大噪。

（一）江蘇縣名，清屬蘇州府。（二）吳江西南之市集，距城約六十里。（三）字天如，明末太倉人。崇禎間嘗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聲勢頗盛。後至福王時，因阮大鍼報復私怨，盡逮復社主盟者，社始解散。（四）在吳江東門外垂虹橋畔。

伊也自負不凡，不願從俗子游，誓要嫁一博學好古，曠代逸才之士。先到松江<sup>〔一〕</sup>，訪陳臥子<sup>〔二〕</sup>，臥子見伊名帖署女弟，心裏有些不樂，拒不見。伊

怒。登門詰責臥子道：

『不能在風塵中辨識人物，也彀得上稱做天下的名士？』

(一)清江蘇府名，今改縣。(二)名子龍，字人中，號大樽，後更字臥子，明末松江華亭人。崇禎進士，嘗官兵科給事中。明亡後，削髮爲僧。後欲結太湖兵起義，事洩被擒，投水死。臥子工詩賦古文，遺著有詩問略、白雲草、湘真閣稿等。

那時，適遇錢牧齋南歸，伊便宣言道：

『天下祇虞山、錢學士，纔稱得起才，不是像學士一樣的才我不嫁。』  
牧齋那時，恰斷了弦，聽見這話，大喜道：

『不想世上有這樣憐才的女子，我也非像柳如是一般的人不娶。』  
這兩句話，一時傳爲佳話。但話說過後，也漸漸地沉寂了。

(一)名謙益，字受之，明季常熟人。萬曆進士，官禮部侍郎。清兵南下，謙益迎降，仍授禮

部右侍郎。後告歸鄉里，以文章標榜東南。所著有初學、有學二集。（二）山在常熟縣西北。

有一天，伊竟坐了一葉舟，喬裝了男子，名帖上把楊改成柳，愛改了是坐肩輿訪錢。錢疑是俗士，託詞不見，誰知名帖內夾一詩箋，詩中微露色相。錢大驚，急登輿，追到舟中，伊已易裝變了美人了。彼此相見，並談詩文，歡洽終日。臨行，牧齋道：

『以後你就姓柳，名是，號叫如是，我再替你題箇小字叫做麤蕪，這便是我倆證盟的憑據。』

伊很爽快的答應了。

牧齋先替伊築一室，題名我聞室，即取佛經『如是我聞』的意。伊有春日我聞室一詩，中有『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煙月是愁端』之句，爲人傳誦。伊過年後至鴛湖，牧齋同載，歸時，作有美生南國一百韻，申白頭之約。

牧翁因伊才色無雙，未便把伊作小星看待，於是特至鴛湖，在舟中行結褵禮，簫鼓喧闐，賓朋雜沓，齊牢合卺，禮儀具備。歸時，虞山輿論譁然，竟有輕薄子弟投石彩輿的，牧齋不顧，吮毫濡墨，賦合歡詩四章，稱伊做河東君，家人都喚柳夫人。

湖。

(一)如楞嚴經等每篇首，常冠此一語。(二)湖在浙江嘉興縣南三里，本名鴛鴦湖，亦稱南

那時，牧齋年已六十，鬚髮全白了。伊却還是盛鬢堆鴉，凝脂竟體。有一天，牧齋道：

『我最愛你髮的黑映着膚的白。』

伊笑答道：

『我却很愛你髮如我的膚，膚如我的髮。』

大家都笑了。

牧齋在北山麓，造了一所五開間的樓，題名絳雲〔二〕，取真誥〔三〕『絳雲仙姥下降』的意思，比如是做仙子。樓中滿貯牙籤玉軸，四海奇書，搜羅幾盡，和如是朝夕晤對，讐校和檢書，是伊的專職。牧齋要搜查證據時，伊便上樓繙閱，雖藏書數萬卷，某書或某卷，隨手抽來，百不失一，牧齋有誤，伊立時便向糾正。

（一）樓建於拂水山莊，藏書七十三大櫃。——謙益交游徧國中，最嗜收藏，既盡得劉子威、錢功甫、楊五川、趙汝師四家書，更不惜重貲，購求古本，故所藏與內府等。（二）梁陶宏景編，所載皆神仙授受真訣之事。

絳雲樓中，四方名士，挾著作請教的，紛至沓來。牧齋懶時，伊就出來酬應，時或貂冠錦靴，時或羽衣霞帔，清辯滔滔，座客都被顛倒，有時代主

人答訪，或唱和，牧齋毫不芥蒂。這種風氣，絕類法國沙龍，想不到吾虞在明季已實行了，真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

(一) 係法文 *Salon* 之譯音，義爲「客廳」，係名流集會之所。

絳雲遇了火災後，牧齋在白茆紅豆村又築了紅豆山莊。那時，如是所生的女兒已長大嫁壻，伊和壻女留居紅豆村，牧翁或依子孫愛城居。牧翁病卒，族中洵洵交鬪，欲奪產。伊卽出積蓄千金給族人。族人仍黷不休，伊知給財非計，於是密約牧齋長親和門人到家，囑援助。自出向族人道：

『妾的些些積蓄，本不足道，先尙書產業，都在妾手，不關長公子事，請明日來取，多少隨你們的意。』

大家祇好散了。伊當晚真備了酒筵，到次日早晨，族人都來了。伊把筵席設在靈前，暗囑僕人把中門下門落鎖，並備了許多繩索。布置好了，伊託



言上樓去取帳籍。族人等了好久，見伊不下樓來，都已起疑，家人也怪詫。等到登樓一看，伊早投繯氣絕了。壁上大書數字：

『并力縛凶黨，然後報官。』

孫愛祇有慟哭，家人急出，把族人都捆了起來，因門早鎖上，一箇也沒有逃脫。如是的女兒向官衙呈訴，縣官來，把凶黨都嚴辦了。牧齋家業的保全，全係乎如是的一死。如是的以死報知己，真不愧爲女烈士！

伊的詩集名戊寅集，未見傳本。伊的詩僅散見牧齋初有學集裏數十首，及各家詩話中皆纏綿悱惻，風致逸宕之作。我在北京翰文齋見過王西樵士祿編的然脂集，選錄較多，並有散文。然脂集後歸江劍霞，現在不知流入誰手了。又我友黃謙齋藏有毛雲飛小汲古閣抄本的柳河東紅豆山莊雜錄兩冊。

(一)字子底，清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爲王士禎之兄。

## 一六 琵琶行 白居易

元和十年〔二〕，予左遷九江郡〔三〕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三〕，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四〕。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一〕元和，爲唐憲宗年號。——即公元八一五年。〔二〕即今江西九江縣。〔三〕在九江西，湓水入江之處。〔四〕唐時樂師之稱。

潯陽江〔二〕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一〕在九江縣北，即大江。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聽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sup>〔二〕</sup>。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  
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  
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一）霓裳，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玄宗潤飾其詞，易名霓裳羽衣曲。六么，本作錄要，  
爲樂工所進曲，玄宗錄其要者，因以爲名。後誤作錄腰、六么。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sup>二</sup>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sup>三</sup>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sup>三</sup>妬。五陵<sup>四</sup>年少爭纏頭<sup>五</sup>，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sup>六</sup>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時，夢啼妝淚紅闌干<sup>七</sup>。

- (一) 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與曲江相近。(二) 唐玄宗時置左右教坊，使女樂隸之。(三) 唐金陵女子杜秋娘，爲李錡妾，錡滅入宮，嘗爲皇子傅姆。(四) 五陵，卽漢之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俱在長安相近，唐時爲豪族所居。(五) 唐時賞歌舞者之彩物稱『纏頭』。(六) 卽今江西浮梁縣。(七) 縱橫貌。又眼眶亦稱『闌干』，見韻會。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sup>二</sup>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晰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一)唐縣名，卽今江西九江縣。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 一七 大鼓 劉鶚

節自老殘遊記第二回

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擡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大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十分乾，心知是方纔貼的，只知道只是甚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說道：『明兒白妞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裏櫃檯上有人說道：『前次白妞說書，是你告假的，明兒的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心裏詫異說：『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去，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甚裏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個甚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們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

故事，本也沒甚麼稀奇，自從王家出了這個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這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他就常到戲園裏看戲。所有甚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聽就會；甚麼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唱。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有多長。他又把那南方的甚麼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調兒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的。』老殘聽了，也不甚相信。

(一) 在山東濟南城內，與大明湖相近。

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二〕，又出南門，到歷山〔三〕腳下看看相傳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吃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時候。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只有中間七八張桌子還無人坐，桌子却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等類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脚，只好袖子裏送了看坐兒的二百個錢，纔弄了一張短板凳，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只擺了一張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半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的個戲臺，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着了便衣，帶着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



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只是搬張短凳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這十幾張桌子外，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噉噉喳喳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所以說的甚麼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一) 石舜井大街，相傳即大舜浚井處。(二)即千佛山，又名舜耕山，在濟南城南。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臺上，從後臺簾子裏面出來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肫臄，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話，就往半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漫漫的將三弦子取來，隨便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

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付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鏗鏘彈起，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頭縫裏，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罷。』其一人道：『

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這幾年來，好頑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窰子裏的姑娘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說着的時候，黑妞早唱完，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心的談心，說笑的說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臺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筒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

律似的；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隻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人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藏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菓，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太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倒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

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sup>三</sup>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烟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一)在泰山山半。(二)在泰山十八盤盡處，更上卽山之絕頂——玉皇頂。(三)山在安徽

歙縣西北。

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關極了，於我心有戚戚焉。』

(一)語見列子。(二)語見論語。

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這一段聞旁邊人說，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是一個士子見一個美人騎了一個黑驢走

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怎樣怎樣好法；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白香山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以盡之。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聽他却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闕而散。

## 一八

###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sup>〔一〕</sup>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

〔一〕即今江蘇邳縣。

其母問曰：『兒何悲？』

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

世廟<sup>二</sup>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sup>三</sup>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sup>三</sup>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sup>四</sup>，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sup>五</sup>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

(一)指明世宗朝。(二)今河南淮陽縣。(三)明太祖第五子朱橚，初封吳王，後改封周王

，國開封。建文朝，嘗召還京禁錮，永樂初復爵歸舊封，後子孫仍襲封爲周王。(四)曲名，漢

末蔡邕女琰所製。——琰嘗爲胡人所掠，後曹操以金贖還。(五)卽今河南開封縣。



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sup>二</sup>、張掖、酒泉<sup>三</sup>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

（一）卽今甘肅嘉峪關。（二）卽今甘肅張掖縣及酒泉縣。

一日，至榆關<sup>二</sup>，大雪。馬上聞觱篥<sup>三</sup>，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

『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

（一）卽今河北山海關。（二）軍中樂器，本出龜茲，後傳中國。

應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  
婦許諾。遂載之歸。

襄王<sup>(一)</sup>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sup>(二)</sup>，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sup>(三)</sup>，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

(一)明太祖第六子朱禎，封楚王，國武昌。後子孫仍襲封楚王，以襄陽亦屬楚之封地，故又稱襄王。  
(二)卽湖南洞庭湖。  
(三)琴曲名。

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房坏土存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

『婦謂吾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

，儻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

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二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sup>三</sup>悲歌慷慨之聲、別姬<sup>三</sup>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sup>四</sup>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繼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

(一)係用漢高祖楚霸王戰爭事譜入曲調。(二)卽西楚霸王項羽。(三)霸王被圍垓下，與虞姬決別。(四)卽今安徽和縣東北烏江浦，爲項王自殺處。

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sup>〔一〕</sup>，有桃源<sup>〔二〕</sup>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一）謂淮水與江浦間。（二）即今江蘇泗陽縣。——明爲桃源縣。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sup>〔一〕</sup>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淒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一）清世祖順治五年——公元一六四八年。

## 一九 月夜

法國

莫泊桑著

周作人譯

長老摩理難，其名勇猛，與其人稱也。

（摩理難源出摩理那諾〔二〕，意大

利地名。法人於此，曾兩獻大捷：一在十六世紀與瑞士戰；一在千八百五十九年克奧地利也。故云勇猛。）身頤且瘠，爲人玄怪而簡直，且信仰堅定，無所游移，自信能知天帝，通其意趣。或大步行邨路上，時有疑問曰：『天帝奚爲是者？』則力索其故，自設身爲天帝，多能得之。若在常人，誠服至極，輒低首言曰：『善哉神意，良非凡人所能測』。顧長老不爾也，每自念曰：『余，神僕也，誼當能知造物意指。若弗知，亦當善體之耳』。長老察萬物之存，皆函妙理，「何也」與「是爲」，兩兩相應。曙光者，令人朝起有喜；晝以熟百穀；雨以潤之；夕以備假寐；昏夜以高臥也。四時變遷，皆爲農事供給。至天道無爲，而衆生迫於時地境會，屈而從之，則非長老所能

思及者也。

(一)按法國革命史載：一八〇〇年三月，拿破侖攻奧地利，侵入意大利，占領米蘭 (Milan) 市，六月，進攻馬倫哥 (Marengo)，此即世稱馬倫哥戰役，結果，意仍爲法所有。惟本篇所譯，於原音稍異，年代亦不合，待攷。

然長老惡婦人。憎惡之甚，蓋出天性，恆誦基督之言曰：『婦人，吾將何以處汝？』復益之曰：『可知天帝雖造此物，終復不憚也』。長老視婦人，正如詩人所謂穢惡小兒逾十二重者，善於蠱惑，昔既誑先人矣；（指夏娃之於亞當也）<sup>〔二〕</sup>，見舊約<sup>〔三〕</sup>創世紀。今猶業此，其爲物弱而險，幽怪而善惱人者也。然長老惡女人身，而尤痛恨其柔情。自覺常見愛於婦人，雖心已堅貞不能犯，第見婦人一志求愛，息息無間，則爲之大怒。意謂天帝造作女子，惟以誘人，試其心耳。故人與之近，當善防衛，且懷戒心，如避罟獲，而

婦人啓口張腕以迎男子，其狀乃信與罍攬似也。

(一)猶太神話：上帝搏土造人，名亞當 (Adam)，爲人類之始祖。其配名夏娃 (Eve)，係上帝拆亞當脅骨所成。(二)耶穌基督以前之經典，爲猶太教徒所纂集，凡三十九卷，乃西方最完全之古籍。

長老視尼，意似較恕。蓋尼已戒誓，不復有害矣，顧待之亦至嚴。以長老覺其心雖枯，而愛念永生，尙慕男子，且己身則長老也。尼目光溫和，信逾比丘<sup>[二]</sup>，感懷過情，如常婦人，愛慕基督，一往傾心，——長老則大怒，緣此爲婦人之愛，則私愛也。——且性情柔順，與長老言，聲至和婉；長老或怒斥之，惟畢瑟下淚：凡此皆見其柔情之在也。長老出庵門，則自拂法衣，大步而去，如脫於難者。

(一)釋家稱募化者爲比丘，故女僧亦稱比丘尼。

長老有姪一人，偕其母居左近小屋中。長老極欲勸之出家，女美好而個儻不羈；長老說法時，女惟展笑。長老怒，女則抱叔，力擁之，長老力思擺脫，而心甚怡，胸中親子之情，沈眠雖久，乃忽復生。每偕之同行邨路，便爲說天帝事，女亦不聞，惟眺望天色及野中草華，生意盎然，見於顏色。時忽奔去，捕飛蟲之屬。旣獲之持返，乃言曰：『叔視此蟲，其美何如！吾將吻之』。願長老聞女欲吻啞飛蟲或丁香華，則嫌惡不自安，以長老視此，亦正婦人心中柔情之發露也。

一日，長老家僕婦守寺者之妻，潛告長老，謂其姪有歡子。長老震驚，木立而喘，時方剃，滿面皆鱗皂泡沫，久久意少定，乃呼曰：『此非誠，美蘭尼，汝誑也』。婦以手按胸言曰：『如誑者，天帝鑒之。吾語長老，女伺汝姊睡後，便卽出門，二人會於川畔。第至中宵，汝自往視之可耳』。長老



止刺，周行室中，狀若覃思。已乃返坐執刀，而耳鼻之間，凡三創焉。

長老終日不語，憤怒已極。身爲神甫，而目擊愛欲猖狂，弗可克制。益以誼若嚴父，責在教養，今乃爲孺子所弄，正如父母覩其女絕已而去，自擇所適，則益怒不可遏也。午後，長老欲少讀書，乃不可得，而怒益甚。及十時，長老攫巨杖，杖製以橡木，或夜出問疾，輒挈之行，時則執而揮之，赫然微笑。繼忽躍起，切其齒，以杖擊倚<sup>〔一〕</sup>，倚背立碎，墜地上。

（一）倚通椅。

長老啓戶欲出，乃見月光娟娟，爲未曾見，遂却立。以長老神思幽玄，有如詩人古德，故今見月夜之美，莊嚴而清靜，心遂爲之大動。小園浴月，果樹成行，小枝無葉，疏影橫路。有忍冬一樹，攀附牆上，時發清香，似有華魂，一一飛舞溫和夜氣中也。長老吸顫氣咽之，如醉人之飲酒，徐徐而行

，心自驚異，幾忘其姪矣。未幾至野外，長老止立，瞻望四野，皎然一白，碧空無雲，夜氣柔媚。蛙蛤亂鳴，聲聲相續，如擊金石。月光冶美，足移人情。益以杜鵑歌聲宛轉，如催入夢，是靡靡之音，適助人溫存也。長老前行，而意甚頹唐，亦不自知其故，惟覺力盡，欲席地少休，賞物色之美。更進，則有小溪曲流，水次列白楊數樹。薄靄朦朧，承月光轉爲銀色，上下瀾漫，遍罩水曲，若被冰綃。長老止立，萬感交集，心不自寧，覺復有疑問起於胸中矣。

曰：『天帝奚爲是耶？如神造昏夜，俾人偃息，無復有知，則胡爲美逾白晝？夜色柔和，過於黃昏及黎明耶？且星光豔冶，實勝朝日，殆有物焉，微妙幽玄，不堪白日，而以此照臨之與？又胡爲以彼妙光，遍燭幽隱耶？善歌之鳥，胡不歸其巢，而轉於玄夜耶？大地之上，胡被此綃衣？心胡是搖蕩，感胡是償興，體胡是弛緩耶？人寐不復有見矣，則夜色雖佳，果何爲者？』

且天造物色，玄妙至是，設之大地，將爲誰氏之娛耶？此皆長老所不能索解者也。

野中有樹，穹然而高，上蒙輕靄，時見人影冉冉出樹下，二人同行，男子頎身，以腕挽女頸，時唳其額。爾時四野景物，忽有生意，似天成畫圖，用相位置；而二人者，亦似是中主人，此清明月夜，專爲彼設者也。二人徑前，如來應長老之間，長老愕然癡立，心躍益疾，覺目前物色，如聖經中路得波阿思故事<sup>〔二〕</sup>，（見舊約路得書）在莊嚴景地，順天之命，結此愛緣，如經所記也。長老耳際恍忽聞歌，呼籲深摯，情見於詩。長老念曰：『神造如是月夜，殆以嚴飾男女之愛者也』。二人相將至，長老爲之辟易。蓋其姪耳。顧長老自思，今不將逆神命耶？神旣以良宵爲愛作飾矣，則神之視愛不亦正耶？長老乃遜，驚且愧，如潛進聖寺，而其寺則爲己之所弗得闌入者也。

（一）路德爲聖經中雜著之一篇，敘路德（Ruth）初嫁猶太寡婦拿俄米（Naomi）之子，後被遣

回母家，而路德仍依戀拿俄米之事。

## 二〇

### 照相

日本鈴木・三重吉著

周作人譯

因爲有什麼事情，母親說要用印章。

抽出了抽屜，拿開雜物，搜尋著的時候，久遠以前的千代子的照相出來了。全然褪色，成了蜜色，將要消滅了。

已經是多少年了？這浴衣，便正是坐在乘涼的船裏的時候穿著的那衣服。千代子那時叫做「小萬」，正做藝妓，雖然伊本來不是至於做這種勾當的人。

『哪，好罷？只要不給母親得知就好了』。那時候千代子白天裏在格子門的外邊和我這樣說。晚間走來，叫道『民哥，民哥』。到得河岸，在船埠的燈籠的影裏，看見浮著河岸細沙的退潮，漲滿直到脚下。用湖色布做篷頂

的小船裏，點著白的風燈。

我當時是十五六歲的一個小孩。

怎樣的人撐著篙，現在不記得了。

『這像是水漉漉的樣子呢』。

千代子說著，拿開了浸在水裏的梨子的盤蓋。河岸的兩邊，在暗黑的夜裏，旅館與茶店的樓屋好像舞臺的背景一般，明晃晃的接連著。

『呀，你看。這樣做，頭髮便這麼多的落下來呢，民哥。我頭髮很稀少  
了罷』？

『是因爲生了病麼』？

『噯，——我先前常常背了你走，你還記得』？

隨後來的同樣的船，已經都向河的下流回去了。千代子却教船向著沒有一個燈影的市街盡頭的方向上去，不久是在暗黑的水面上。在河下彈著的

三味線<sup>二</sup>，貼近似的從水上渡過來。在河水上面，黑夜的星影，只有一顆，很大的映著。

(一)三絃一類的樂器，多用於歌舞。

『冷靜了，回下去罷，千代子』。

『可是，這裏涼快呢。你聽著，那隻曲子是很好的曲子呀。……散亂的，散亂的，……洒著急飛的小鳥的雨——民哥是，哪，民哥……』說著，重復端正的坐好了。

這是故去的千代子當時所穿的浴衣。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呢？

倏忽的消滅下去的照相呵！

搜尋的印章，終於沒有找到。

一一 清兵衛與壺盧

日本

志賀·直哉著

周作人譯

這是清兵衛與壺盧的故事。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清兵衛和壺盧的關係也斷絕了。但是清兵衛不久便得到了替代壺盧的東西。這是繪畫的一件事；他現今熱心繪畫，正同以前熱心於壺盧一樣。……

★ ★ ★ ★ ★ ★ ★ ★

清兵衛時時買壺盧的事，他的父母本來是知道的。他大約藏著三四分起一角半止的十個左右的帶皮的壺盧。開口，取出種子這些事，他都能做；塞子也是自己削的。最初用茶汁拔去壺盧的氣味，再將父親喝剩的酒倒進去，於是不斷的將他磨擦起來。

清兵衛的入迷實在有點利害。有一天他心裏仍舊是想念壺盧，在海邊的小街上走著，忽然見了一件東西。他不覺心裏一怔。這原來是從背着海岸接連擺着的一間小店裏跳出來的老頭兒一個禿頭。清兵衛卻當作壺盧，心裏想『好一個壺盧呀！』惘然的看著，——等到明白轉來的時候。自己也喫了一

驚。那個老頭兒搖擺著他顏色很好的禿頭，走進對面的一條橫巷裏去了。清兵衛忽然覺得可笑，獨自大聲的笑了。再也忍不住，他笑著跑了二十丈路的样子，但是他的笑還不停止。

他既然是這樣的入迷，所以他如在街上走著，無論古董店，青菜店，玩具點心店，以及專門賣那件東西的店，凡是有壺盧挂着的店頭，他必定停住仔細的看。

清兵衛是十二歲，還在小學校讀書。他從學校回來的時候，也不同別的小孩游嬉，總是一個人往街上去看壺盧。到晚間，他在喫茶室的一角裏打著胡坐，收拾他的壺盧。收拾好了，將酒倒進去，包上手巾，裝在罐裏，一併放在被爐底下，隨後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便去將罐打開，拿出來看。壺盧的身上已經全體出了汗。他毫不厭倦的望着他。於是很小心的拴上繩子，挂在太陽晒著的檐下，那麼纔往學校去了。



清兵衛所住的街是商業地，又是碼頭，算是一個市，但地方頗狹小，只要走二十分鐘，這狹長的市街的長的一頭已經可以走穿了。所以即使賣壺盧的店很不少，但在幾乎每日去看的清兵衛，恐怕所有的壺盧都已經給他看遍了。

他對於舊的壺盧，沒有什麼趣味。他的趣味是在於那些還未開口的帶皮的壺盧。而且他所有的幾個，也都只是所謂壺盧形的樣式，很是平凡的東西。

『小孩子以為壺盧這東西，總是那樣的，要不然似乎便不中意呢』。來訪他做木匠的父親的客看見清兵衛熱心的磨著壺盧，便這樣說。他的父親嫌憎似的回顧著他道：

『小孩子也玩弄起什麼壺盧來』……，

『清公，這樣無聊的東西，拿著許多也沒有趣味。爲什麼不買些更其希

奇的呢？客說。

『還是這樣的好』，清兵衛回答說，泰然自若的。

清兵衛的父親同客的談話，便移到壺盧上去了。清兵衛的父親道：

『今年春天的品評會裏，當作參攷品陳列著的馬琴的壺盧，真是體面的物件呵』。

『非常大的壺盧罷』。

『又大又頗長呢』。

清兵衛聽著這樣的談話，心裏獨自笑著。當時馬琴的壺盧成了有名的物件，但是他一眼看去，——馬琴是什麼人，他也不知道；便覺得這是無聊的東西，走出會場來了。

『那個壺盧，我看了並不有趣。只是很很伉伉的』，他插嘴說。

他的父親聽了，眼睛張得很圓的，生了氣道：

『什麼，連懂也還不懂，……給我默著』！

清兵衛沈默了。

★ ★ ★ ★ ★ ★ ★ ★

有一天，清兵衛在裏街走，在向來不曾見慣的地方，關閉的店舖的格子窗外，有一個老婆子擺著柿餅和橘子的店，後面格子上挂着二十來個的壺盧。他一看見，立刻走近前去，說道：

『將那個給我看一看』，便一個一個的選擇。其中有一個五寸長的，一見極是普通的格式的壺盧，但在他覺得極好，幾乎要上前將他捧住了。他心裏跳著，問道：

『這個多少錢』？

『因為是哥兒，算了一角錢罷』。老婆子說。他喘著氣說道：

『那麼，不要再賣給別人，我就立刻拿了錢來』，他反覆的叮囑，隨後

跑回去了。

不到一刻，他漲紅了臉，呼呼的喘着氣走來，拿了壺盧，又跑回去了。他自此以後，再也不能同這個壺盧分離。便是上學校，也帶了去。隨後就是在授課時間，也在書桌底下磨擦著壺盧。級任教員發見了這事；因爲在修身的時間，所以教員愈加生了氣了。

從別處來的教員，對於本地人的喜歡壺盧，本來很不中意。——（浪花節<sup>〔二〕</sup>和壺盧，是本地的流行物）。這個教員是喜歡武士道<sup>〔三〕</sup>的，雲右衛門到來的時節，就是在他平日連走過都有點懼憚的新地的小戲館裏，唱演四天，他也要去聽三天的；學生在運動場上唱著浪花節，他也不大發怒；但是爲了清兵衛的壺盧，卻氣得聲音都發了抖。他終於說：『這究竟不是將來有出息的人』，於是他將他苦心經營的壺盧當場沒收了。清兵衛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一)日本一種俗曲。(二)日本稱技擊等種種武術爲「武士道」。本謂武士所當履行之道德，卽重節義，輕生死，排除怯懦貪欲，爲君父犧牲其身家等。當源賴朝——約當中國南宋初，卽公歷十二世紀間，——懼平民末流之陷於柔弱，因提倡尙武，研習各種武術，武士道卽由此昌盛。

他青著臉回到家裏，坐在被爐裏，只是惘然的坐著。

這時候挾著書包的教員，走來訪他的父親。清兵衛的父親作工去了，恰不在家。

『這些事情，本來是應該由家庭代爲管束』……，教員這樣說著，向著清兵衛的母親攻擊過來。母親只是非常的惶恐罷了。

清兵衛看見這教員的固執，忽然的恐慌起來，抖著嘴唇，在屋角裏縮得很小的躲著。在教員背後的柱子上，挂著許多收拾好了的壺盧。現在不要被

他發見了麼，清兵衛心裏很著急。

說了許多責備的話之後，教員終於不曾留心到那些壺盧，逕自去了。清兵衛這纔安心。他的母親哭起來了，而且很拖沓的說了許多廢話。

不久清兵衛的父親從工作場回來了。他聽了剛纔的話，立刻將旁邊的清兵衛抓住，好好的打了一頓。清兵衛在這裏也被叫作『將來決定沒有出息的東西』。又被罵道：『像你這樣的東西，給我出去罷！』

清兵衛的父親忽然看見柱子上的壺盧，便拿了大鐵鎚來，一個一個的都敲破了。清兵衛只是青著臉沉默著。眼淚也沒有出來。

★ ★ ★ ★ ★

教員將他從清兵衛沒收那個壺盧，彷彿是什麼穢物投棄似的，給了學校裏的年老的一個聽差。聽差拿了壺盧，回到自己的熏黑的房裏，挂在柱子上

過了兩個月左右，聽差偶然缺少一點錢用，忽而想到這個壺盧，不論多少錢都好，將他賣了罷；他便拿到近地的一間古董店裏，叫他估價着。

古董店裏的人把壺盧翻來覆去的看了一會，忽然裝出冷淡的神氣，推在聽差的面前，說道：

『要是五塊錢，便留下罷』。

聽差喫了一驚，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便從容的說道：

『五塊錢是一定捨不得賣的』。古董店立刻增到十塊。但是聽差也不答應。

末後用了五十塊錢，古董店纔將壺盧到了手。——聽差這一回差不多從教員手裏白白的得了他四個月的薪水，心裏暗自歡喜。他對於教員自然不說，便是清兵衛那邊也裝作沒事一般。所以關於這壺盧的行蹤沒有一人知道的。

然而後來古董店將那個壺盧用六百塊錢賣給鄉間的一家富戶，這件事便是那能幹的聽差也想像不到了。

★ ★ ★ ★ ★ ★ ★ ★

清兵衛現在正熱心於繪畫。他到了這個時候，怨恨教員的心思，和怨恨那用了鐵鎚將他所愛的十幾個壺盧都敲破的父親的心思，都早已沒有了。但是他的父親對於他繪畫的那件事，又漸漸的說起廢話來了。

## 二二 掛幅

日本 夏目・漱石著 周作人譯

大刀老人決計在亡妻的三週年忌日為止，一定給豎一塊石碑。然而靠着兒子的瘦腕，纔能顧得今朝，此外再不能有一文的積蓄，又是春天了。擺著赴訴一般的臉，對兒子說道，那忌日也正是三月八日哩，便只答道，哦，是呵，再沒有別的話。大刀老人終於決定了賣去祖遺的珍貴的一幅畫，拏來做



用度。向兒子商量道，好麼？兒子便淡漠到令人憤恨的贊成道，這好罷。兒子是在內務省「二」的社寺局裏做事的，拏著四十圓的月給。有妻子和兩個小孩子，而且對大刀老人還要盡孝養，所以很喫力。假使老人不在，這珍貴的掛幅，也早變了便於融通的東西了。

(一)日本行政機關，內閣下分內務、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司法、文部、農商、及遞信九省。

這掛幅是一尺見方的絹本，因為有了年月，顯著紅黑顏色了。倘掛在暗的屋子裏，黯澹到辨不出畫著什麼東西來。老人則稱之爲王若水「二」所畫的葵花。而且每月兩三次，從櫃子裏取了出來，拂去桐箱上的塵埃，又鄭重的取出裏面的東西，立刻掛在三尺的牆壁上，於是定睛的看。誠然，定睛的看著時，那紅黑之中，卻有瘀血似的頗大的花樣。有幾處，也還微微的剩著疑是

青綠的脫落的癍痕。老人對了這模糊的唐畫的古蹟，就忘卻了似乎住得太久了的住舊了的人間。有時候，望着掛幅，一面吸煙，或者喝茶。否則單是定睛的看。祖父這，什麼？孩子說著走來，想用指頭去觸了，這纔記了年月似的，老人一面說道動不得，一面靜靜的起立，便去捲掛幅。於是孩子便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說道是了，我買彈子糖去，只是不要淘氣罷，嘴裏說，手裏慢慢的捲好掛幅，裝進桐箱，放在櫃子裏，便到近地散步去了。回來的時候，走到糖店裏，買兩袋薄荷的彈子糖，分給孩子道，哪，彈子糖。兒子是晚婚的，小孩子只六歲和四歲。

(一)名淵，號澹軒，元錢唐人。其畫由趙孟頫指授，山水學郭熙，花鳥學黃筌，兼工人物，而尤精花鳥竹石，稱一時絕藝。載歷朝畫史。

(二)中國唐代兵力，及於海外，故日本稱嘗我為

唐人，稱我國畫幅為唐畫。

和兒子商量的翌日，老人用包袱包了桐箱，一清早便出門去，到四點鐘，又拏著桐箱回來了。孩子們迎到門口，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老人什麼也不說，進了房，從箱子裏取出掛幅來，掛在牆上，茫然的只管看。聽說走了四五家古董鋪，有說沒有落款的，有說畫太剝落的，對於這畫，竟沒有如老人所豫期的致敬盡禮的人。

兒子說，古董店算了罷。老人也道，古董店是不行的。過了兩星期，老人又抱著桐箱出去了。是得了紹介，到兒子的課長先生的朋友那裏去給賞鑒。其時也沒有買回彈子糖來。兒子剛一回家，便彷彿嗔怪兒子的不德義似的說道，那樣沒有眼睛的人，怎麼能讓給他呢，在那裏的都是贗物。兒子苦笑著。

到二月初旬，偶然得了好經手，老人將這一幅賣給一個好事家了。老人便到谷中去，給亡妻定下了體面的石碑，其餘的存在郵局裏。此後過了五六

天，照常的去散步，但回來卻比平常遲了二時間。其時兩手抱著兩個很大的彈子糖的袋。說是因爲賣掉的畫，還是放心不下，再去看一回，卻見掛在四席半的啜茗室裏，那前面插着透明一般的臘梅。老人便在這裏受了香茗的招待。這比藏在我這裏更放心了，老人對兒子說。兒子回答道，也許如此罷。一連三日，孩子們儘喫著彈子糖。

### 一三三

#### 項羽本紀

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sup>二三</sup>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sup>二四</sup>，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一)秦時縣名，故城在今江蘇宿遷縣西。(二)古國名，即今河南項城縣。

項梁嘗有櫟陽逮<sup>〔一〕</sup>，乃請斬獄掾<sup>〔二〕</sup>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sup>〔三〕</sup>，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絲役<sup>〔四〕</sup>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sup>〔五〕</sup>，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一)櫟陽，秦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梁嘗因事爲櫟陽縣令所逮捕。(二)斬，秦

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南。獄掾，爲典守監獄之吏。(三)即今江蘇吳縣，春秋時爲吳之都城

，故稱吳中。(四)古時徵發民夫，使從事勞力工作，謂之繇役——繇亦作徭。(五)即今浙江

會稽山。始皇三十七年，嘗出游，上會稽，祭大禹，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二世元年<sup>〔二〕</sup>七月，陳涉<sup>〔三〕</sup>等起大澤中<sup>〔三〕</sup>。其九月，會稽守通<sup>〔四〕</sup>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人。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慄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sup>〔五〕</sup>，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sup>〔六〕</sup>，徇下縣。廣陵<sup>〔七〕</sup>人召平，於是爲陳王<sup>〔八〕</sup>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

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一)二世，爲始皇子，名胡亥。二世元年，即公元前二〇九年。(二)名勝，秦陽城人。與吳廣起兵，尋自立爲楚王，後爲其御莊賈所殺。(三)即今湖北蘄春縣大澤鄉。(四)即殷通。

(五)謂四面諸縣。(六)猶言偏將。(七)秦縣名，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八)即陳勝。

聞陳嬰已下東陽〔二〕，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三〕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令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

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黔布 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其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

(一) 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二) 異軍，謂特異其軍；用青帽自別，故稱蒼頭。

(三) 黔布，即英布；蒲將軍，失其名，無攷。(四) 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五) 廣

陵人。(六) 楚之同族。(七) 秦縣名，即今江蘇銅山縣。(八) 同背，違反也。(九) 一名湖陵，

地在今山東魚台縣東南。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



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一) 秦將。(二) 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夏邑縣。(三) 戰國時齊孟嘗君封邑，故城在今山

東滕縣南。(四) 秦縣名，即今河南襄城縣。(五) 即漢高祖劉邦，時被諸父老立爲沛公。沛，

即今江蘇沛縣。(六) 即今安徽巢縣。(七) 楚國南方老人，嘗著陰陽家書十三篇。(八) 即今

安徽盱眙縣。——音同吁怡。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三〕，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三〕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四〕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五〕屠之。西破秦軍濮陽〔六〕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七〕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丘〔八〕，大破秦軍，斬李由〔九〕。還攻外黃〔二〇〕，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二一〕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

。』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sup>三</sup>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sup>四</sup>。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sup>五</sup>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sup>六</sup>。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一)秦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二)即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河城鎮。(三)國與國之相與交善者，稱與國。(四)交易之義。(五)即今山東莒縣。(六)即今山東濮縣。(七)即

今山東定陶縣。(八)即今河南杞縣。(九)李斯子。(一〇)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

(一一)本楚之令尹，時從項梁伐秦。(一二)高陵人名顯。(一三)即今河南陳留縣。(一四)

楚懷王將。(一五)秦縣名，即今江蘇碭山縣。

當此時，趙歇<sup>二</sup>爲王，陳餘爲將，張耳<sup>三</sup>爲相，皆走入鉅鹿<sup>三</sup>城。章邯令王離、涉閒<sup>四</sup>，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sup>五</sup>，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sup>六</sup>，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蟣蝨<sup>七</sup>。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

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杖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

，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sup>〔五〕</sup>，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sup>〔六〕</sup>，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一) 卽項王。<sup>〔二〕</sup>大梁人，後降漢，封趙王。<sup>〔三〕</sup>秦縣名，卽今河北平鄉縣。<sup>〔四〕</sup>

皆秦將。<sup>〔五〕</sup>楚懷王封羽爲長安侯。號魯公。<sup>〔六〕</sup>卽今山東曹縣東之安陽城。<sup>〔七〕</sup>謂如蠡

之搏牛，志不在牛身之蟣蝨。<sup>〔八〕</sup>地在今山東東平縣東。<sup>〔九〕</sup>見通現，謂現有之軍糧。

一〇 義同營私之營。<sup>〔一一〕</sup>猶言抗拒。<sup>〔一二〕</sup>假、攝也，以未得懷王命，故稱假上將軍。

(一三) 卽英布。<sup>〔一四〕</sup>指今河南、河北間之漳水。<sup>〔一五〕</sup>秦將。<sup>〔一六〕</sup>軍壘也。

章邯軍棘原<sup>〔二〕</sup>，項羽軍漳南<sup>〔三〕</sup>，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sup>〔三〕</sup>留司馬門<sup>〔四〕</sup>三日，趙高<sup>〔五〕</sup>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

（一）地在今河北平鄉縣南。（二）謂在漳水之南。（三）秦之國都，故城卽今陝西長安縣東

之渭城。（四）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有司馬主武事，故稱宮垣外門爲司馬門。（五）本始皇

時宦者，以矯詔立二世，任爲丞相。後弑二世，立子嬰，爲子嬰所誅。

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sup>〔二〕</sup>，北阬馬服<sup>〔三〕</sup>，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sup>〔三〕</sup>，開榆中<sup>〔四〕</sup>地數千里，

竟斬陽周〔五〕。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六〕，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七〕，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八〕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九〕，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一〇〕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一一〕南殷虛〔一二〕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一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黔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一) 郢爲戰國時楚地，即今湖北宜城縣。郢爲楚都，即今湖北江陵縣。(二) 戰國時趙地。

今河北邯鄲縣西北有馬服山即是。(三) 指當時之匈奴。(四) 又稱榆林塞，即今蒙古鄂爾多斯

黃河北岸之地。(五) 秦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蒙恬被斬於此。(六) 卻通仇隙之隙。

(七) 從通縱，謂效法戰國時蘇秦所主合縱之法。(八) 軍侯官名始成。(九) 津峽名，在今河

南臨漳縣西三十里。(一〇) 水在今河南臨漳縣西。(一一) 一名安陽河，源出河南林縣隆慮山

，逕安陽，至內黃，入於衛。(一二) 虛通墟，謂殷之故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一三) 地在

今河南滎池縣東。(一四)卽董翳。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

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鱖生<sup>〔六〕</sup>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sup>〔七〕</sup>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

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sup>〔五〕</sup>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sup>〔三〕</sup>，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sup>〔三〕</sup>，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因擊沛公於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sup>〔三〕</sup>。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

戟之衛士欲止不內；<sup>〔三〕</sup>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sup>〔四〕</sup>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sup>〔五〕</sup>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命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一)戲水之西也。——戲水，在今陝西臨潼縣東。(二)地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三)

始皇長子扶蘇之子。(四)新豐，秦時稱驪邑，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今

其地稱項王營。(五)或謂從係「徒」字之誤。(六)猶言小人。(七)要通邀。(八)蚤通早

。(九)尊敬之稱，猶齊管仲稱仲父。(一〇)示意項羽，請早下決心。(一一)羽從弟。

(一二)沛人，少時業屠狗，後封舞陽侯。(一三)內通納。(一四)古時乘車，在車右陪乘者稱

參乘。(一五)陽武人，時從項羽，後歸漢，封曲逆侯。(一六)謂來時所持者何物。(一七)

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一八)地在今陝西長安縣東。(一九)栲同杯；杓同勺，羹匙之類。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sup>二</sup>，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sup>三</sup>，果然。』項

王聞之，烹說者。

(一)塞卽關塞，指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又稱大散關，北蕭關。(二)沐猴，卽獼猴，猴不耐久著衣冠，喻楚人性躁。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sup>二</sup>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sup>三</sup>，都南鄭<sup>三</sup>；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sup>四</sup>。長史欣者，故爲櫟



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sup>〔五〕</sup>。都高奴<sup>〔三〕</sup>。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sup>〔七〕</sup>，都平陽<sup>〔八〕</sup>。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sup>〔五〕</sup>，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sup>〔三〕</sup>。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sup>〔三〕</sup>。趙將司馬卬定河內<sup>〔三〕</sup>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sup>〔三〕</sup>。當陽君黔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sup>〔四〕</sup>。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sup>〔五〕</sup>。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sup>〔三〕</sup>，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sup>〔七〕</sup>。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sup>〔八〕</sup>。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sup>〔四〕</sup>。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sup>〔三〕</sup>。田榮

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鋤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一) 卽今四川省。(二) 秦郡名，卽今陝西南部及湖北北部。(三) 卽今陝西南鄭縣。

(四) 卽今陝西興平縣。(五) 秦郡名，今陝西北部。(六) 故城在今陝西膚城縣東。(七) 秦郡

名，今山西南部舊平陽府等屬地。(八) 卽今山西臨汾縣。(九) 今河南舊河南府、開封府等境

。 (一〇) 卽今河南洛陽縣。(一一) 卽今河南禹縣。(一二) 秦郡名，今河南舊懷慶、衛輝兩

府及彰德府南部。(一三) 故城在今河北邢台縣西南。(一四) 卽今安徽六安縣。(一五) 故城

在今湖北黃岡縣東南。(一六) 今湖北舊荊州、安陸、漢陽、黃州、德安、施南諸府及襄陽府南

境。(一七) 卽今湖北江陵縣。(一八) 卽今河北薊縣。(一九) 卽今山東臨淄縣。(二〇) 今

山東泰安縣有博縣故城卽是。(二一) 卽今河北南皮縣。

漢之元年<sup>二</sup>四月，諸侯罷戲下<sup>三</sup>，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遊。』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sup>三</sup>，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sup>四</sup>，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sup>五</sup>，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sup>六</sup>，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sup>七</sup>，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一) 公元前二〇六年。(二) 謂戲水之下。(三) 長沙，秦郡名，卽今湖南省。彬縣，當時

屬長沙郡。(四) 地在今河北蘆縣。(五) 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六) 秦郡名，今河北蔚縣及

山西舊大同府所屬北部各地。(七) 今河北舊正定府西南至趙州各地。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

。乃以故吳令 鄒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

。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

，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 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

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

，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 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

徇齊至北海<sup>〔四〕</sup>，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一〕謂雍、塞、翟三王所封地。〔二〕蕭縣令名角。〔三〕即今山東平原縣。〔四〕秦郡名

，今山東舊青州府東部及萊州府西部各地。

春，漢王部五諸侯<sup>〔二〕</sup>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sup>〔三〕</sup>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sup>〔三〕</sup>。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sup>〔四〕</sup>東睢水上<sup>〔五〕</sup>。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

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sup>〔六〕</sup>，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sup>〔七〕</sup>，不相遇。審食其<sup>〔八〕</sup>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一) 據史記志疑載：爲韓、魏、趙、齊、衡山五國。(二) 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蕭縣西北

。 (三) 二水名，皆在彭城。(四) 故城在今安徽宿縣。(五) 卽今睢河。(六) 孝惠卽漢惠帝

，名盈，高祖長子。魯元，高祖長女，後封於魯。(七) 太公，高祖父；呂后，高祖妻。(八)

沛人。——按食其，音同異基。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sup>〔二〕</sup>爲漢將兵，居下邑<sup>〔三〕</sup>，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sup>〔四〕</sup>，諸敗軍皆會，蕭何<sup>〔五〕</sup>亦發關中老弱未傅<sup>〔五〕</sup>，悉詣滎陽，復大

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三〕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實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七〕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八〕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轡，曰：『城中食盡，漢

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sup>九</sup>。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樅公。

(一)名澤，周呂，爲其所封名。(二)故城在今江蘇碭山縣南。(三)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四)沛人。(五)謂未著錄於公家簿籍之民。(六)京，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滎陽縣西南。索卽今滎陽縣。(七)敖，山名，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北。山上有城，秦時置倉貯粟所在，故稱敖倉。(八)詳通伴。(九)卽今河南汜水縣。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sup>二</sup>，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



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sup>三</sup>，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sup>三</sup>，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sup>四</sup>，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sup>五</sup>，就敖倉食。

(一)宛，今河南淮陽縣；葉，今河南葉縣。(二)即今河南獲嘉縣。(三)秦縣名，即今河南鞏縣。(四)即韓信。(五)山名，在今河南河陰縣北。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sup>三</sup>，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

。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一)卽庖廚所用之刀砧板。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

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一)考破趙非在是時，漢書所載，亦無「趙」字。(二)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三)水在今河南汜水縣境。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二〕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味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三〕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一)卽曹咎。(二)秦始皇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卽今河南賈魯河。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sup>〔二〕</sup>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sup>〔三〕</sup>，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sup>〔四〕</sup>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sup>〔四〕</sup>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sup>〔五〕</sup>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sup>〔六〕</sup>竝行，屠城父<sup>〔七〕</sup>，至垓下<sup>〔八〕</sup>。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sup>〔九〕</sup>屠六，舉九江兵<sup>〔三〇〕</sup>，隨劉賈、

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一)即今河南太康縣。(二)故城在今河南睢陽縣西北。(三)即張良。(四)春秋時陳國

都，即今河南睢縣。(五)山名，在今山東東河縣東北。(六)即今安徽壽縣。(七)故城在今

安徽亳縣東南。(八)地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九)即今安徽舒城縣。(一〇)秦郡名，所轄

爲今江西省及安徽蕪湖、廬江、安慶三府，滁州、和州，又江蘇舊揚州府屬。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

，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sup>二</sup>，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sup>三</sup>，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分乃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sup>三</sup>。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sup>四</sup>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sup>五</sup>。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sup>六</sup>，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一)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二)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三)謂和約期於山東，而分爲三處。(四)卽楊喜。(五)水名，在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六)謂不以正面視之。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sup>二</sup>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蠶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sup>三</sup>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一)周時賢者。(二)卽勢字。

## 二四 火燒赤壁 羅貫中

原文載三國演義

一日，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曹操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發。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剋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

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楮、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破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

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

曹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

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提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爲之

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

(一)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仕魏爲東曹掾，直言極諫，爲操所重，後卒以讒被黜。(二)字

文則，泰山鉅平人。仕魏數十年，後降蜀，復歸吳。曹丕稱帝後，吳始送禁還魏。(三)字儁乂

，河間鄭人。初事袁紹，後歸魏。累官左將軍，封都鄉侯，卒諡壯。(四)字子恪，任城人。仕

魏，後官徐州刺史。(五)字仲業，南陽宛人。初爲劉表大將，後歸魏。(六)字公明，河東人

。少爲郡吏，從楊奉討賊有功。後歸魏，累官右將軍，封陽平侯，卒諡壯。(七)字曼成，鉅野

人，事魏，以功遷破虜將軍，封都亭侯，卒諡愨。(八)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事魏，以官封廣

昌亭侯，遷右將軍，卒諡威。(九)字妙才，譙人。事魏，拜征西將軍，後攻蜀戰死，諡愨。

(一〇)字元讓，潯族兄。事魏爲裨將，後拜大將軍，卒諡忠。(一一)字子廉，操從弟。以功封

樂城侯，拜驃騎將軍，卒諡恭。(一二)字仲康，譙人。事魏爲都尉，遷武衛中郎將，後封安平

侯，卒諡壯。(一三)字文遠，馬邑人。初事呂布，後歸魏，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後以戰功拜征東將軍，封晉陽侯，卒諡剛。(一四)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人嘗稱爲「鳳雛」。後從劉備入蜀，中流矢卒，諡靖。(一五)字仲德，東阿人，嘗官都督荊州事，後遷衛尉，封安鄉侯，卒諡肅。(一六)字公達，潁陰人。操徵爲汝南太守，後封陵亭侯，遷尚書令，卒諡敬。(一七)即今山東、河北、山西各境。(一八)字本初，汝陽人。嘗起兵討董卓，後據河北與曹操戰，兵敗而死。

卻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二〕瑜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三〕周泰〔三〕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爲先鋒破敵。』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

(一)字公瑾，事孫權，拜偏將軍，舒人。(二)字公義，遼西合支人。有旅力，幸於孫堅。後事孫權，以功累遷昭武將軍，領冠太守。(三)字幼平，九江人。仕吳，拜平虜將軍。

卻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起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

卻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艨艟戰船，排滿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

，回船而走。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颺，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顧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郃早不省人事。左右立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郃說魯肅<sup>〔二〕</sup>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sup>〔三〕</sup>，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如何？』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



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入』。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現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一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

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sup>三</sup>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瑜聞言，大喜，矍然而起，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

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昴、畢、觜、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裙。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雞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捧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旄白鉞，朱旛皂纛，環繞四面。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倘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卻

不見有東南風。

(一)字子敬，東城人。事孫權爲橫江將軍。(二)卽諸葛亮。(三)奇門、遁甲，皆術數事，相傳起於易緯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其學盛於南北朝。神其說者以爲出自黃帝、風后及九天玄女，皆誕妄。其術以十干中之乙丙丁爲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爲六像，而以甲統之，以配九宮，視其加臨之吉凶，以爲趨避，故曰遁甲。後漢書方術傳：『推六甲之陰而隱遁』。

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舡。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關澤、窩盤、蔡利、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瑜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

：『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  
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違誤  
，即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摩拳擦掌，准備廝殺。

(一)字德謀，土垠人。仕吳官盪虜將軍。(二)字公覆，零陵人。事孫權，官至偏將軍。

(三)字興霸，臨江人，事孫權，官至折衝將軍。(四)字德潤，山陰人。仕吳官至中書令。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  
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  
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  
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  
根也。及早殺卻，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sup>(二)</sup>、徐盛<sup>(三)</sup>二將  
：『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

問長短，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二將領命。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來。於路上正迎著東南風起。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丁奉忙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灘口，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駛。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請暫少住，有要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徐盛見前船無篷，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軍師。』

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吾等只索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我曉夜不安矣。』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卻再圖之。』瑜從其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甯『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爲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sub>四</sub>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爲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sub>五</sub>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甯，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

〔六〕領三千兵，直接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七〕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八〕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卻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九〕，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一〇〕，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闕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一)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事孫權，以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二) 文鸞，瑯琊人。遭亂居吳，以勇氣聞。事孫權，累功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三) 趙雲，字子龍，眞定人。事劉備，屢立戰功。後封永昌亭侯，累遷鎮軍將軍。卒諡順平。(四) 字子義，黃人仕，吳，官建昌都尉。(五) 字子明，富陂人。事孫權，拜偏將軍。後以定荊州功，封孱陵侯。(六) 字



公績，餘杭人。事孫權，官至偏將軍。(七)字元代，餘姚人。仕吳，累功遷偏將軍。(八)文珪，發干人。事孫權，平寇盜有功，署別駕司馬，屢遷平北將軍，襄陽太守。權稱尊號，拜右將軍。(九)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仕吳，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一〇)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仕吳，累功，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炮，南屏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一)字伯言，吳郡，吳人。仕吳初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呂蒙薦以才堪負重，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屯陸口。後與蜀戰，大破蜀兵。拜輔國大將軍，領荊州牧。官至丞相。

卻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

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提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即送糧船也』。操大喜，遂與丞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闔澤、甘肅，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

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士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進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篷』！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烟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

；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煙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曹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絃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

却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得馬匹走時，軍已大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叫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濕衣

，用刀剗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卻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知其數。



## 作家小傳

(現代作家概不列入惟國外著作家仍略述梗概以資介紹)

韓愈

字退之，唐昌黎人。——按新唐書，稱愈爲鄧州南陽人。朱熹攷異：「南陽乃河內之修武，新唐書因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稱南陽人，遂誤加鄧州；舊唐書及李翱作愈行狀，均云昌黎人」。生於代宗大歷元年（公元七六八年），纔三歲，他的父就去世，賴他的長嫂鄭氏（韓會妻）撫養。性喜讀書，稍長，即盡通六經百家的學說。後擢進士第，官至吏部侍郎。當他任監察御史時，因上疏極論宮市，曾一度貶爲山陽令。後在憲宗時官刑部侍郎，又因諫迎佛骨，再貶爲潮州刺史。所以，他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可算是個極諫敢言的偉大人物。於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卒。

他的詳細事實，可以參觀新唐書和舊唐書本傳。

就中國的文學史講，韓愈在近古期間，實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他生平提倡古文，非常努力，當時的一種頹廢文風，由他隻手挽回，這是何等的力量！以後的散文家，大都受着他的影響。他的答尉遲生書中嘗云：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

看到上面幾句，就可明白到愈的文辭的得力，全在『充實』兩字，故能卓然成爲一代的大家。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兩語，真可算韓氏一生的定評。

他不單是唐代的散文大家，又是有名的大詩人。只是他的詩的作品，處處帶着奇險，所謂『豪放有餘而深婉不足』，散文化的跡象，終嫌太露，然而後人奉他爲圭臬的，却也不少。

他的詩文，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又外集十卷。



## 蘇軾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山人。生於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十歲時，即隨父洵游學四方，後與弟轍同登進士。嘗與王安石論新政不合，出官杭州通判，繼被言官指稱以詩語誹謗，貶爲黃州團練副使。哲宗紹聖時，又累貶瓊州別駕。後召還，官至兵部尙書。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公元一一〇一年），卒於常州。

他的詳細事實，可以參觀宋史本傳。

軾爲距今九百年前唯一的具有大天才的作家。他的散文和詩詞，都有絕大的價值；而書畫等藝術作品，也足以壓倒一時的同儕，所以人多稱他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怪傑。他嘗自評他的文的作品云：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遇山石曲折，隨物赴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這真是他的一種特賦的天才，恐在東西各國的文學界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他的詩詞的特色，在有一種豪放的氣概。論他宦途的經歷，頻遭貶謫，可謂極不得意，然而他在黃州和瓊州時的作品，依然俊逸雄健，這就可看出他胸襟的超曠和才思的奔放了。

他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

## 蔡邕

字伯喈，後漢陳留圉人。生於順帝陽嘉二年（公元一三三年）。初官議郎，因應詔上封事，被人構陷下獄，結果受了髡鉗的刑罰，徙置在遠方。赦回後，被董卓徵辟，拜左中郎將。卓既誅，邕被株連，於獻帝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死獄中。

他的詳細事實，載後漢書本傳。

邕爲漢末最負盛名的一位文學家。他的書法和音律，在中國學術史上，都有極高的位置。在靈帝熹平中，他曾校正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據說當時觀視和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這就見得他名重一時的盛況了！及後身被拘囚，猶自請願黔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亦爭相矜救，司徒王允不許，真是後漢文藝界上的一大損失，使後人至今惋惜的。

邕所著的詩賦和散文很多，後經世亂遺失，今所傳流的蔡中郎集，合計不過百餘篇，全部的作品，竟不可復覓了！

## 芥川龍之介

日本最近的創作家，他是新思潮派——由新思潮雜誌得名——第四期間主持人物中的一位代表者。生平作品，大都取材新穎；觀察警拔；處處有巧妙的表現。於昭和二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服用多量的安眠藥自盡，東方文藝界上，得到這消息，都抱無窮的惋惜。

他在一九二一年受了大阪每日新聞社的委任，遊歷中國四個月，足跡所到者為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長沙、洛陽、北京、大同、天津等處。回國後，曾把各地所得的印象在日報上發表，分為上海遊記、江南遊記、長江遊記、北京日記鈔幾個項目，最後，更聚集各篇重印成支那遊記一書。其餘著名著作，如鼻，羅生門等，已由周作人譯出。

## 林紆

字琴南，號畏廬，又嘗稱冷紅生，踐卓翁、蠡叟，都是晚年的化名。清季福建閩縣人。生於咸豐

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他雖經過科舉時代，但不甚注意於功名，家貧，依著作爲生活。入民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師。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五年），死於北京。

他是桐城派已衰落後，尙欲重振餘緒的一位作家。論他的情性，非常倔強，所以當新文化勃發的時期，常和現時代的作家相齟齬。然而他翻譯國外作品，多至百餘種，却也有偉大的功績。因他所譯的，以小說居多，如史格得（Sir Walter Scott）、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諸人，皆由他介紹而始爲中國讀者所知。可惜他並未讀過外國文，只憑另一人口譯而自己筆述，與原文不合的地方，有時竟難免的。

舒的初期作品，本以描寫事物見長，後來他好譯小說，也是一種描寫興趣湧現罷了！

所著散文，有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等，韻文有閩中新樂府等。其餘有小說筆記和譯著一百五十餘種。

## 酈道元

字善長，北魏涿鹿人。生的年代未詳。太和中，官荊州刺史，治民非常嚴刻，被蠻民詣闕上訴。

因此罷官。後任御史中尉，依舊施用他威猛的手腕，所以在魏書中，把他列入酷吏傳的。魏孝昌三年（公元五二七年），蕭寶夤反，道元竟被他獲住殺死。

道元生平好學，多閱奇書。所著水經注四十卷，專寫國內河流的狀勢，文詞典麗，稱中國地志書中唯一的美文。

## 吳均

字叔庠，南朝梁吳興故鄞人。生於宋泰始五年（公元四六九年）。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刺史，嘗辟爲郡主簿。死於普通元年（公元五二〇年）。

均抱俊才，著作甚富。他的作品，非常清峻，極影響於當時的文壇。後進作者，每喜模仿他作風，因有『吳均體』的稱謂。

所著吳叔庠集，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

## 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生於大歷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少時即精敏絕倫，文章爲一時所推仰。第

進士，舉博學弘詞。貞元末，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卒於柳州。

宗元不單是散文著名於文壇；而所著的詩，也精瑩動人。他和至友韓愈，本是同時而又同著盛名的文學大家；不過他的作品，在敘述精微，筆致雋潔，和愈的議論奔放，氣魄豪大，却是截然不同。至他一生最有價值的作品，當然要推永州諸記。明王鏊嘗說：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  
所著有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又外集二卷，龍城錄二卷，附錄二卷。

### 歐陽修

字永叔，晚號醉翁，亦稱六一居士，宋廬陵人。生於景德四年（公元一〇〇七年），四歲，他的父親去世，賴母鄭氏教養。天聖中，試禮部第一，後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當他官知誥時，因見韓琦、范仲淹輩罷免，嘗上疏極諫，出知滁州。後世所傳誦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作品，就在那時候作的。卒於熙寧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年），就是他致仕歸家後的第二年。

他的詳細事實，可參閱宋史本傳。

他的文學，真足稱一代大匠。據說他嘗得韓愈遺稿於廢書籠中，因苦心探索，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這就見得他在文學上的努力了！同時的大作家蘇洵，嘗上歐陽氏書云：

『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

又王安石於修死後，所撰祭文，亦嘗盛稱其文辭之妙，有云：

『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論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這不獨見當時的一般人的推崇；而實是歐文的至確的一種批評。

他的散文，固然在文學史上有不朽的聲價；而他的詩和詞，在同時的作家中，亦有相當位置的。況且他的散文，有時不免沾染道學家嚴肅冷酷的態度；而他的詩詞，却處處能把熱烈的感情表現，

所以有許多人常武斷地把六一詞中幾首極好作品，硬加入花間集去，以爲非他所作；殊不知六一詞中，反能顯露出作者的真正面目。

他所著的：有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又附錄六卷。

## 李商隱

字義山，又稱玉溪生，唐懷州河內人。生於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登開成進士，累官至工部郎中。死於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五八年）。

商隱的作品，以詩爲最著。和同時作家溫庭筠齊名。溫李的詩，都以華豔稱；不過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多傷事感時之作。故宋王安石嘗說：『唐人學老杜（杜甫），能得其藩籬，惟商隱一人』。商隱雖是個豔才綺骨的詩人，然他作的詩，每喜用幽僻的典故堆砌，所以在當時，已有『獮祭魚』的稱謂；而唯一的刻苦修辭家，更是後人所公認的。中國詩壇上所稱的『西崑體』，本始於宋楊億、劉筠輩的西崑酬唱集；其實楊劉等就是繼承溫李的餘緒，而溫李二人也就是西崑體的鼻

祖。



他所著的：有李義山集十六卷。

## 白居易

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唐太原人。生於大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元和初爲翰林學士，官左贊善大夫。因事貶江州司馬，徙杭州及蘇州刺史。最後官刑部尚書，爲太子少師。致仕後，居東都履道里之香山。會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卒。

他的詳細事蹟，可參閱唐書本傳。

居易少時，即非常穎悟。據說他始生七月，已能認識得「之無」兩字，用拇指指認，百試不錯。九歲能諳聲律。他的散文，做得非常精切；而詩的作品，力趨平易明暢，必使婦孺皆知。在競擬漢魏，紛炫學博的時代，而能獨倡通俗，不假雕飾，真可算得個獨具慧眼的大作家！他與同時作家元稹，非常交好，嘗與稹書云：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道、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咏僕詩者。軍使高叡寓欲聘倡妓，妓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

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照上面的幾句，也可見他的作品的傳誦一時了。至於流傳國外，雞林賈人嘗以白詩售於國相，篇易一金，這更是中國文藝界上絕大佳話，其他詩人所萬萬不及的。

白詩最大的特點，在能作長篇敘事詩，集中如長恨歌、琵琶行、新豐折臂行等，都是他的不朽的作品。傳流後世的詩，多至三千八百四十首，實爲唐人詩中之數量最多者。

他所著的詩：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 劉 鶚

字鐵雲，清季江蘇丹徒人。約生於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〇年）。他的生平事蹟，無甚可考，只知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盤據北京時，他爲賑濟難民，嘗私售倉米，後來被人參奏，謫戍在新疆地方，便死在那裏。時當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

他的著作，留傳一部老殘遊記。敘文裏雖題爲洪都百鍊生著，其實是他的隱名。老殘遊記，是在三十年以前能超出諷罵範圍的一種小說，中間所敘：係鐵英號老殘者的經歷，描寫各地景物和當時

政治及社會間的狀況，非常動目；但有時也落於空想的敘述，言過其實的地方，總是不免的。

## 王猷定

字于一，號軫石，明季南昌人。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年）。嘗舉拔貢生。性情放浪，好聲伎狗馬，以豪俠傾其家產。明亡後，隱居杭州西湖，死於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他著的詩和散文，多鬱勃有奇氣；而晚年的作品，蒼涼感慨，更處處顯露遺民的面目。據說他的書法，在當時也很負盛名的。

他所遺的著作，有四照堂集。

## 莫泊桑

法國大小說家 Maupassant, Guy de 的譯名，或譯作莫泊三。生於一八五〇年。他曾做過海軍部官吏，後來專事文學。晚年因工作過度，得了極厲害的神經衰弱症，至於發狂而常圖自殺，因送入瘋人醫院。他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狂病發作，仍舊用手槍自殺的。

他本是小說家弗羅倍爾 (Gustave Flaubert) 的弟子，然他的作品的精美，有時竟高出他老師之上

。法國自然派的文學，除了左拉 (Emile Zola)，沒有一個能和他比肩的。他常用純客觀的態度把人生真像活躍地描寫出來；尤其在短篇顯出他獨具的風格，所以人常稱他爲短篇小說之王。

他的代表作品：如菲菲小姐 (Mademoiselle Fifi)，彼得與約翰 (Pierre et Jean)，人心 (Notre Coeur) 等，都寫得非常動人！已經我國作家譯成華文的，也有不少。

### 鈴木三重吉

日本最近的作家。他曾師事夏目漱石，所以他在大正初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後），也是自然主義的一個反動者。不過鈴木三重吉的一派是憧憬文學，常離開了現實，專描寫對於美麗世界的憧憬的。因爲他初期的作品，本質是一種浪漫主義，後來他經過了現實的苦悶，只是憧憬於不可求得的事物，遂成爲新浪漫主義的唯一作者了。他的作品題材，差不多只是寫他本人和一個少女，所描寫的少女中，有多數未受過近代思想影響的純日本的女性，也就是從他憧憬之中製作出來的女性。他現在已不作小說，專從事於童話的創作；童話雜誌赤鳥，就是他所主辦的。

他的代表作品：有千代紙——就是本冊所選的照相——不返的日等短篇，以及小鳥之巢等長篇。

## 志賀直哉

日本最近的作家。他是人道主義派的中心人物，和武者小路實篤非常交好，在明治四十三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創刊白樺雜誌時，已和武者小路同負文壇上的盛名。不過他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於創作上處處用藝術手腕，所以非逢他的興到，決不輕易下筆，一年間所作，最多亦止一兩篇，和武者小路濫應他人的請託而任意動筆，却又是截然不同的。

他的代表作品：短篇有十一月三日午後之椅、克洛臺斯的日記等；長篇有大津順吉、暗夜行路、和解等。

## 夏目漱石

日本大小說家，生於寶應二年（公元一八六七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後，即留學英國。歸國後，曾充大學教師數年，後來脫離教育界，專事著作生活，到老不衰。死於大正四年（公元一九一六年）。

他在明治晚年，努力於反自然主義，成了文壇上的霸者。他所創的是一種低徊趣味的文學，對於

人生常取旁觀態度，用幽默而帶諷刺的文字抒寫。他的描寫，更能深入細膩的心理，這是同時一般作者所萬不能企及的。

他的著名的作品：有我們是貓、虞美人草、坑夫、三四郎、從此以後、門、到彼岸、行人、心、明暗等許多長篇及短篇，而我們是貓一篇，尤其是他一生的代表作。

### 司馬遷

字子長，漢陽夏人。秦蜀守司馬錯九世孫，太史令談之子，景帝中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生於龍門。十歲能誦古文，二十歲徧遊江淮，南浮沅湘，北涉汶泗。後奉使巴蜀還，繼父爲太史令。以李陵降匈奴株連，受腐刑。約死於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

遷是漢代偉大的歷史家。他的不朽的著作，就是一部史記。他把黃帝以迄漢武帝時二千六百年間的史料，作成此極有系統的史書，真是開闢古代史學上未有的盛業！而且他的體例完備，文詞優美也是不可多得的，無怪後人要追尊他一個『良史』的頭銜了。

他所著的史記：凡一百三十篇，計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分本紀十二，年表十，書八，世家三十